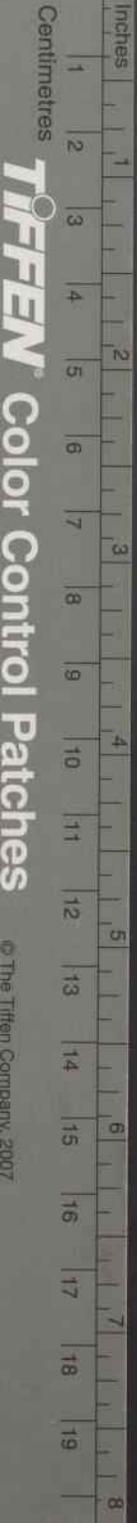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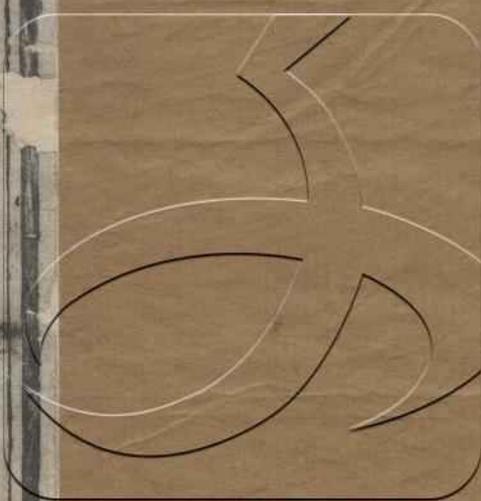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1242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文錄卷之七

論辨類七

董江都相論

朱澤澐

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明異教雜興羣言淆亂漢興數十年

至武帝聖人遺書始稍稍出一時儒者經學各有家法轉相

授受而董子最稱純儒焉議之者獨以火災之對春秋災異

之說見漢書五行志諄諄以用刑為急遂啟武帝好殺之心與天人

策諸篇若相反疑其猶有世儒習見而未徹聖人之道試思

董子之心甯好用殺以為治者乎特見當時諸侯僭踰大臣

恣縱非刑以威之則無以為懲故原降災之意以立懲惡之

訓而不意武帝行之步舒踵之因淮南衡山之獄戕數萬人

之命以至此極也夫董子之學已見上天好生之心聖賢正

大之旨而猶云然者亦以其時儒者皆以災祥刑賞之論發明聖人撥亂反正之經遂以經旨果如是一則曰忍而誅之再則曰忍而誅之不知其已同於康子用殺宰我戰慄之差而爲聖人所不許矣此謂猶有世儒習見而未徹聖人之道也與雖然其所學之正入理之深自有純儒氣象在焉迄今讀其書如學問行道之貴於勉強正朝廷正百官之始於正心明天性樂循理之謂君子何其純也語道原於天任德不任刑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爲仁人何其純也中和天地之極四時四情之合成歲之所以終陽人君之謀於衆賢何其純也蓋其學貫徹乎天人之微深造乎道德之奧故其敷奏皆原經術雖夏侯勝劉向諸賢尙不能相與頡頏如遷固輩則又瞠乎其後者也使武帝能用其言使尊卑有等而

不敢僭踰臣工盡職而不敢恣縱則法立教行而下不犯法下不犯法而刑可不用矣董子甯好用殺以爲治者乎厥後家居以著書脩業爲事不復言災異其亦知所悔也夫

蕭望之論

朱澤澐

古大臣立身行事既自守以正而其事上接下之理有當日夕講求者非可以執一得之見任一偏之性遂能濟天下事而有餘也當平居暇日好學窮理以道自明以道自治不敢有一豪直任已見之意及其事君也以必盡格心之道陳善閉邪委曲開悟凡懲忿窒欲愛民行政之常經必剖析其所以然者而於君子小人之別尤諄諄致意明夫邪正之分界卽判治亂之大關使君心了然於其故以爲出政臨民之本至於用人之際不以同己爲是不以異己爲非不以一眚掩

大德不以既往廢新功而一以至公無私爲國愛才之道爲準則焉亦庶幾乎古大臣之風軌矣若漢太傅蕭君長倩者觀其恥露索之輕士而正言以責霍光鄙光祿之苟榮而蕭然以邈仲翁辨贖罪之非申戢兵之議皆獨陳讜論不隨輩流可謂自守以正矣所可惜者傅元帝於東宮閱八九年所爲陳善閉邪委曲開悟之論當不知如何懇摯而元帝之柔懦不振猶如故也愚暗不明猶夫昔也旣不識許史朋比擅權之奸又不識恭顯羣小害正之險以致賢人君子平日所素知而欲用者詭詞朋黨繫延尉獄而不知及知之又不能討恭顯擅專之大罪明正典刑乃聽史高之言曲遂前非此其柔懦愚暗之弊亦已極矣當在八九年中必有比昵羣小賢否不分之迹見於動作之間旣盡心竭力以輔導之而猶

若此是所謂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者未卽位時卽宜飄然遠引不與羣小共立如穆生之先幾可也而何爲隨行逐隊於昏亂之朝哉若夫用鄭朋之卑詔糾延壽之舊愆於遠佞有容之理均未嘗有當而要皆執一得之見任一偏之性好剛自用而未聞古大臣事君之道以致然也吁可惜也夫

宋宏論

朱澤灑

周文武以道德治家國天下之規模至秦蕩然不獨在上者無其人卽大小臣工絕無人焉能以顏曾思孟之學格其君上而第以智術把持雜霸補救幾及百年有董江都出其學業醇正道德充足所謂能引君當道者而又不得用後有王子陽劉子政頗能由經籍窺見理道然以視董子則大不及矣世祖興諸臣皆以武功見獨宋仲子慨然欲得通博之士

輔國家以道德可不謂偉與仲子而有是志也則當謝去事
柄訪求懷抱道德之大儒師事數年使脩已治人之道了然
於方寸間而更物色英賢諮訪不倦得真能有守有爲之士
而進之庶不負一身爲國求賢之職而並不負世祖孜孜下
問之心乎乃不能如此而舉一桓譚稱其幾及揚雄劉向父
子而不及董王非惟深造道德之功有所不足而其景仰前
哲之心且不知子政之不可與雄歆並論又安能究輔國家
以道德之大綱大法也哉

陸宣公論

朱澤灃

自古道德才學全備之儒者往往難之有經緯幹濟安定社
稷之畧而歉於慈良惻怛民物一體之誠又或功業著盛而
操守不堅小之有身家利欲之私大之無死生不二之節又

或才幹有餘而講求不足上之無以道事君之則下之無以
禮爲政之規優於彼而絀於此瑜多而瑕亦不掩蓋徒任其
才智學業以爲發施事物之用而不知明道立德以厚根基
是以長短互見罅漏叢生求其有見於道德而其才其學有
所淵源有所運用本末內外之間實暢然無有遺恨之處史
冊之中恐未可以數數見也若唐相陸宣公其人者其庶幾
焉公之從難於奉天觀兵於長安也懷光跋扈於前李晟孤
危於後其安危之機有聞不容髮者而公力請下分軍之詔
申便宜之令無不合乎時變中乎事幾感之而動運之而行
隨宜立應迄有成功若夫陳守邊之事宜請長官之薦舉均
賦稅以恤百姓收脚價以蓄軍糧辨蕭復公輔之忠諫瓊林
大盈之聚對羣臣以論事分荐序以建官諸政事又禮法兼

國朝文錄 卷七 論辨類七
該詳畧畢具曲盡理勢而可見之施行夫其兵革剖析之精
明如彼政事規模之各當如此此豈僅恃才智學業之過人
而能爲之哉蓋公之立身也克除一切嗜好謝絕一切餽遺
澄源寡欲以潔身心以對神明以挽貪俗又邃於易書詩禮
之旨講習乎聖君賢相治平之道深體乎吉凶休戚待命之
責究極乎養教兵刑綱目之詳皆了然於胸故其進而事君
也言君必同於天言天必驗於民言政必原於道必以存誠
主信之本端其方寸清明之地根之於經參之於史遠慕堯
舜禹湯文武君臣一德之休近述太宗從諫如流之美肫懇
敷陳詳明曲盡因其事理所當然而開示之務引君當道而
後已及其劾裴延齡貶忠州司馬閉門謝客斂跡韜光幾歷
十年夷然於荒涼寂寞之區而有以自樂其所以處窮通死

生之際者又極凝定而深遠焉非本道德以運用其才學之
儒者而能若是乎至於今千有餘年矣檢其遺集而讀之凡
論正君格天接下愛民撫軍御變之道一以誠信爲本而往
復條暢以疏之竭情盡致以達之愛君憂國之至性流溢於
語言文字之外而不可遏則其養心修身自治誠切之功素
有見於道德而發爲才學以形之奏議者蓋駸駸乎三代之
遺意矣雖魏王姚宋之賢未有如此之愷惻篤摯者而況僅
僅謀畧之臣安能及其萬一也哉

杜佑論

宋澤灃

天下國家之治安視乎內外大臣之賢而大臣之賢者又有
分數之不同或以才智或以清謹或以吏事勲勞或以節概
諫諍皆能出其平日之所長以有補於國計民生之大至於

孜孜好學至老不倦經術所得思慮所積務求今日見於政
事者必原本古聖賢法制而爲之則一代中不多得其人矣
幸有其人而一身之去就士類之邪正又有所未當豈非賢
大臣之難其人者哉唐相杜君卿考其鎮嶺南鎮淮濠泗以
禮教變風俗以蓄積厚民兵以百口保李藩其在內也請省
用省官毋開邊隙深得大臣之體要非無本而能然也其通
典一書於大易理財之訓洪範食貨之政先哲制禮立樂端
俗和心之教肫肫懇懇不忘斯民必使教化行而刑罰省乃
爲政典之本治專意師古老而彌篤可謂有儒者氣象高出
才智諸臣之上焉然任文用事之時不能進直言別邪正戀
戀於政府而不去殆亦徒知博學以爲政事之用而名位之
私尙未脫然於中者與

劉彝論

朱澤灃

孔子教子路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侍坐之間知方足
民禮樂三子各事其一聖人達材之教因其所長如此蓋學
者之才互有短長而學業之所講求者不能兼賅而備用故
由草茅入仕籍必自度其才學之所堪而後受其任此量而
後入古賢者筮仕一定之則若人而後量已緩不及事必有
須遲前却之患況入而不量則當其筮仕之時早知其有覆
餗之罪不過庸夫俗子苟貪爵祿之所爲學者而亦蹈此則
恃才妄作不知自量以誤人家國又安能愈於庸夫俗子哉
劉執中從安定學安定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執中
力居多爲胸山令治簿書郵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役抑
奸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人紀其事曰治範除都水丞

啟楊橋斗門洩雨漲之水知處州斥淫巫變風俗皆卓卓著
治績此執中之學於安定而安定所以教執中者有成效也
若交趾之釁開之者蕭注成之者沈起當是時執中一聞君
命力辭懇避與其受而償軍不若辭而獲譴安於不能自知
既審讓能而退明者所宜乃以文墨之吏當猺蠻之衝既已
用乖其長矣又罷正兵而用槍仗聽偏枝而治戈船遏歷年
之舊市阻上訴之表章所爲脩武備守要害以防其衝突潛
掠者又皆疎畧而不舉卒至三道入寇而欽廉告陷矣執中
學於安定者何如而以恃才妄作不知自量之失遂與庸夫
俗子苟貪爵祿之所爲同一輿尸之辱哉東漢鄧高密始入
關中威望大著厥後遷延無功致有回谿之敗以視執中雖
任之輕重有殊才之大小各別而其昧於聖門達材之教則

一云

張浚論

朱澤灃

張魏公在高宗朝亦可謂救時能相觀其討苗劉鎮川陝破
劉麟諸大功非瞻畧過人者不能雖有富平苻離之敗不得
以偶失而掩其大功也然要其始終權其輕重恐終不免於
志大而識淺守正而量小忌功嫉能褊心勝氣之所爲較之
蕭房猶有未逮況其進此而上之者哉以必復中原雪讐恥
爲念可謂志大矣以講和爲必不可從以退避爲必不可久
可謂守正矣負非常之志堅不變之守而又久在相位居得
爲之時而卒不獲有成功者則識量不足又褊心有以累之
也當高宗之時具奇才勁節居輔弼之位而不愧者孰有過
於李忠定者乎具三畧六韜居大將之位而勝任而有餘者

孰有過於岳武穆韓忠武者乎且魏公知忠定之忠而薦爲
江西安撫使矣與忠武共討苗劉而又久知武穆之忠勇矣
使紹興甲乙之歲金齊兵迫之頃魏公力薦忠定與趙忠簡
共輔朝政又請以大將之位畀之岳韓二公俾率劉錡楊沂
中王彥王庶王德諸偏將乘大儀之捷領勁兵直趨汴京收
復兩京梟劉豫父子之首祭累朝陵寢之神分將扼險招撫
河北河東不數月叛將來歸武穆趨燕山忠武趨雲中則二
帝可歸寢廟可修舊京可還太祖太宗之功烈可復矣當是
時也秦檜尙未大用何薛王倫尙未使金講和請梓宮之議
尙未騰起高宗見金齊兵充斥江畔倚魏公如長城無言不
聽幸而得勝銳氣未消有李趙二公協心於內岳韓二公決
勝於外鼓勇行之三年之間何功不成何仇不復豈非中興

之一大機會哉乃不出此甲寅冬金兵退乙卯春魏公還夏
武穆平楊太丙辰夏起武穆爲京湖宣撫因循荏苒往來補
救至於秋魏公竟薦秦檜爲行營留守參決尙書省樞密院
事矣至丁巳夏魏公竟逐武穆而以張宗元監其軍矣夫蕭
何之相高祖也韓信亡何夜追之而反房元齡之相太宗也
善謀畫必待杜如晦而後斷古人得一輔弼之器將帥之才
如左右手之不相離不憚虛己汲引以共濟大事如此乃魏
公不急引忠定與同位而薦秦檜又不急用武穆而用呂祉
皆識淺量小忌功嫉能好勝之禍心焚熾於中故顛倒舛謬
以致將相皆不得其人是蕭何元齡之不若矣安望其同寅
協恭如吐哺握髮大聖人之所爲哉迨夫酈瓊叛呂祉殺秦
檜專武穆死高宗如一土木人而宋之祖業自此大壞矣是

國朝文錄 卷一
誰咎與是誰咎與

禹貢豫冀河辨

朱澤澐

河自成皋以東或南或北紛無定所蔡氏以大伾在通利軍
黎陽縣張楫云在成皋非是按水經曰河東逕成皋大伾山
下又東合汜水沁水濮水濟水過滎陽武德東燕滑臺而至
黎陽黎陽去成皋遠甚是非不並立愚以為漢後之河至黎
陽而北唐虞之河不至黎陽而後北也黎陽在今濬縣濬與
河南封邱延津最近山勢自西而來至此平衍聖人治水必
預防其衝決使之委曲就下必不令其有必決之勢而後隄
防以塞其衝矯揉以挽其流如河至濬而後北折則東決其
宜也又何足怪禹貢曰至于大伾水經曰東北過黎陽漢之
河若自黎陽入衛禹之故道可尋而終不能者亦以河至黎

陽必不能越黎陽山之北以入於衛乃以濬之黎陽為禹貢
之大伾謂之何哉左傳閔公二年衛立戴公以廬於漕春秋
僖公二年城楚邱楚邱濬地也禹貢之河自在黎陽山之北
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蔡氏既取其說謂古河及枯澤之
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又曰大伾在黎陽將河自洛汭漫
流於原武盪漾於陽武延津始由黎陽而北則所謂載高地
穿山趾者又何說也禹貢曰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今懷
慶府經之序地必不及水所不經之處如雲土夢作父江水
所經也大野既瀦東原底平濟水所經也河之未治懷濯水
茨不可種藝及其自懷北接漳水懷與漳之左右皆為樂土
則河之經懷可知矣若至黎陽北折必不經懷既經懷則河
已北向不由陽武延津黎陽左右腋矣且禹河既經懷懷在

成皋之西北成皋之山正河水從東北折向懷過洛之始奈何以爲非是也或曰蔡氏取黎陽山爲大伾者以河至黎陽亦北折非謂河至此始北也亦未嘗謂禹河由延津陽武也亦未嘗謂河不由覃懷也成皋去洛水遠故指黎陽爲是耳予曰蔡氏云東距洛水絕遠誠有然者史臣之敘書也不規規於地之遠近而致意於治功之要害河過鞏洛歷成皋不可不北此禹治河要害之大端也成皋以東地平土曠若縱之東河一就下萬不能高行故曰禹河不由延津陽武也不由延津陽武則北折之勢正在成皋故自成皋東流者漢後之河自成皋北流者唐虞之河後世治河不審此方形勢致河曰東莫能轉徙史臣見禹之導河北行全在於此故書曰至於大伾北過洛水若曰至於大伾則北折而迤邐以過洛

水其間之二漳恆衛則互見於冀州也若以絕遠爲疑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其去底柱析城至於王屋遠近之勢懸絕何如不疑於此而疑於彼詎知史臣敘河之意乎或曰詩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輝近黎陽河經其間以北詩其明徵矣何大伾之非黎陽也予曰河至黎陽北流衛河至今行之未之有改所辨者衛輝去陽武不百里河不從成皋以北必經陽武故河之要害在成皋之北折不在黎陽之北折則知禹貢所紀大伾之北折在成皋不在黎陽也今之衛河卽禹貢之黃河今之衛河北流卽禹貢之黃河北流詩之所云衛輝東南之河非衛輝西南之河愚以爲卽水經之大伾循禹河故道當自脩武獲嘉北行至衛輝西南接衛河故曰禹河至成皋北折者此也

禹貢究河辨

朱澤灃

九河之考失其傳也久矣酈道元云齊桓公塞廣田居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慶陶貝邱高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池並存川瀆多亡欲求九河故迹而川之未知其所今求其地大概不外滄瀛之間近是滄瀛以南則爲高苑博昌博興濟水自沙灣東北至此入海禹河入海於濟北則地之窪下無過於滄瀛者矣滄瀛以北則爲莫霸易涿桑乾滹沱諸水自西北入河則河不能越滄瀛而仰行於北之高阜無疑矣滄瀛既卑自宜受河乃漢之屯氏別出至臨邑陽信宋之二股益出思冀以東者由河之左右爲田園廬舍不足以受河不得不散溢四出也賈讓曰填淤肥美民耕田之稍築室宅遂成聚落齊桓之時塞廣田居大率類此以致九

河迷失豈滄瀛之外別有九河故道乎程氏云九河淪沒於海以碣石爲據蔡氏遵之特詳其說予不能無疑焉河水半混泥沙急則行緩則澱故禹河自河州蘭州而北直至華山之陰皆由兩山間使激盪泥不得積卽至大伾北折大名衛輝之間諸山層疊尙足束河使之激盪至於大陸邢趙之地一帶平坦無崇山峻嶺爲之防制然土猶高順流而下不得停蓄過邢趙東北滄瀛之區卑濕沮洳不得不分者河之勢也執淪沒於海之說則九河在天津以東矣吾不知禹於滄瀛數百里之地將隄防以制其湍悍乎抑任其漫衍不爲之疏導乎置此數百里於不問而遠事於海濱聖人治功恐未必如是也昔史臣敘書冀州之後卽繼以究以究地卑下禹治功之先施也治究之水首敘九河以九河係究之利害卽

雍冀豫之利害也禹於此加功為多成功為難若夫海濱之地聖人治功所不遺非聖人治功所最急按唐虞九州疆界河間一府居宛之半禹之治水凡以為民也導江導漢則曰東為中江東為北江入於海中江北江揚州民田所居也導淮則曰東會於泗沂入於海泗沂徐州民田所居也河間非兗州民田之近地乎舍民田卑濕之地而疏河於海濱不獨非聖人愛民之心揆諸導江導淮之文不相符合尤大彰明較著者即如程氏之說九河之下有逆河逆河之下有碣石安知淪沒於海者非逆河而必曰九河耶

洩淮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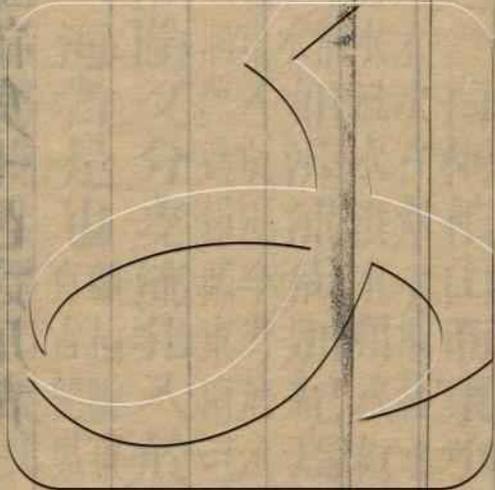
明季以來論淮之入白馬湖者必自高郵寶應山陽諸闡達射陽湖下白駒丁豁不通白駒丁豁之海口七邑必罹水患

不知白馬湖原非受淮之所白駒丁豁諸場非可洩淮入海之地也酈道元淮水注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之江都縣北出注樊梁湖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至山陽東入淮又云吳於廣陵城掘深溝曰邗溝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由此觀之山陽寶應高郵為自北至南高阜之地白馬射陽二湖不過受邗溝中瀆之水承天長盱眙眾流之匯所聚無多其去不滯湖入於淮則淮不入湖可知淮方受湖則湖高於淮可知此五代時尙有崖峻水深之語也迨黃來侵淮淮常瀦蓄向之受江者今則受淮矣向之入淮以入海者今則受淮以入海矣夫引白馬射陽之水入海已非故道蓋沿海諸場地勢高於興鹽使其卑下當日竟可引湖入海又何為導之入淮以入海也然場地雖高必有港道通流無如白馬非復昔

比洪澤大漲注洩日增其涵涌澎湃之狀高出田廬沙土壅
 城白浪拍天欲以紆曲之港瀉汪洋之波雖愚者亦知其難
 矣淮者四瀆之一自桐柏山而東水之注之者凡二十有五
 瀨口水水油水大水木水右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東谷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水歷瀾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水南過瀆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水入落馬湖入泗水過於沂水今考沂水不流陽縣入河今
 也地故淮至淮陰又分支流北入於海酈道元所謂游水北
 選紀鄣故城入海者是也有古紀城今淮入海之處河居其
 七淮居其三淮不暢流洪澤必漲洪澤既漲不得不注於白
 馬湖決漕隄趨於射陽入海不速激行搏躍漫溢平原殊無
 足怪又其甚者淮黃交盛不決於山陽之北則決於高寶之
 西黃水過極猶可堰河北以舒一時之患若淮水日滯日盛

隄防漸加漸險高堰六壩之間一有衝決七邑成蛟宮矣是
 故海口之難開者勢也雖使神能效靈疏鑿港道不能解上
 流之漲又不能越運河超城郭飛入東海者亦勢也不思分
 黃徒欲洩淮豈能免七邑之厄哉





駁貞女論

梁份

三百年間文人之文惟歸熙甫最工持議甚正爲一代宗主其論貞女也則失之謬不可爲世訓熙甫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此立言之大謬也夫女子之嫁與許許與未許其不同如黑白初不難知也男女不相知名未許也婚媾之禮通之以媒妁告之於禰廟主之以父母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矣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矣男女相知名矣若是者皆許之也六禮惟親迎謂之嫁然必五禮行於先而後謂之許也桑中淇上雖極狎昵私人不之齒者非許也婚姻之禮未有未親迎而可曰嫁者亦未有未親迎而可曰非許者也女子從父身誰之身也未有父主之而女

不從者也未有父許之而女非許者也自納采而往已命之爲婿謂之爲夫矣而猶曰未有以身許人之道則是媒妁之言不足聽禰廟之告不足重父母之主不足從而必牢同登合既嫁之後而後以身許耶夫以既嫁而後謂之許則將篤夫婦之私輕父母之命而違於禮者必熙甫之言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雜記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燕則鬢首此許未許禮之明文也今夫馬未乘而絡其首不可曰馬非其馬牛未服而穿其鼻不可曰牛非其牛則女雖未嫁而曰身非婿之身者無是也何也許之也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夫許友以死許君以身許以一言耳許以言不可以食況六禮行其五而可不爲之死且可以改適乎是必婚禮未制之先而後可也不然則反道背德

之人也若已許爲昏而從一以終無間於死生者女子之中道人倫之正古今之大義也女子不幸未嫁而夫死者將若何女子未許人者父主之已許夫主之夫死則身無所主無主而後女得以自主其發於情本於禮義志專事烈雖父母有不得過抑而傍撓者豈惟父母雖古先聖王之禮有不得而禁制之何也臨大變能不食言而盡其情者不可以常禮強而一之也禮者順人情而制者也天下中人之質而強其必爲夫死禁其改適先王無是過情之禮也中人以上而強其必不爲夫死必且以改適者先王亦無是不近情之禮也不及情而強之則傷生過於情而強之則害義此禮經不著言者先王之意至深遠也孔子有言婿免喪弗取而嫁者疏之者曰嫁也者婿未親迎而父母送以于歸也或曰嫁之爲

言改適也夫死未有無故而弗取者無故弗取而後嫁明乎
嫁者舉一世不數見也又言女未廟見而死則歸女子之黨
者蓋以廟見重於合昏爲恆情言也非謂女死而其喪可歸
以槩乎壻死而其妻可嫁也聖人不若是之黷禮亂倫也且
以嫁則嫁喪歸則歸而女氏之貞者有不因俗情苛禮以動
搖其心則不宜引喻失義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也熙甫曰
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
命而奔者也非禮也此言未及親迎而壻死非夫婦也是以
禮之常經責人之死之變也父母已主之未可謂爲無命也
稱之曰夫未可醜爲私奔也是說也所重親迎一禮耳舉其
一而廢其五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死如之何孔子曰
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此爲未親迎者言之成

服而弔壻可以來女可以往使非孔子之言則熙甫將必有
詞以譏之矣又曰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終身不適是乖陰
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斯言也爲女冠尼言之可也非可以
語於貞女也古有養母而終身不嫁者君子賢之人之高明
常出恆情之外故賢智之過聖人所不禁若貞女則固中行
之道也彼生而有偶夫死必嫁雖下至禽鳥翺飛蠕動所與
知與能者君子語次不及也嗟乎議禮之家文人之文求申
其說而不自知其悖謬徃徃然也熙甫之記貞節旣比之奔
又比之伯夷夫伯夷至可與私奔比也其悖謬爲何如也
是立言者所當戒也

蓋猶可苟免猶可逃避也獨至人君一務財用而天下之人無有不受其害者矣其又烏乎免而烏乎避哉甚矣自古虐民之政非一端而要未有烈於聚斂者也大學獨於此反覆不置者蓋有以也噫漢唐宋諸言利之臣其所以爲國家生財計者可謂備矣然其效竟何如哉後之人君可以鑒矣

用說

茅屋來

夫人一身之中未有無所用者也日用以視耳用以聽手足用以持以行四體備然後人以成焉若瞽則目無用矣聾則耳無用矣四體之中有一之無用則謂之不成人況無一之有用者乎牛以耕爲用而古人用之以耕馬以乘爲用而古人用之以乘犬或以守爲用或以獵爲用而古人用之以守以獵夫牛馬與犬未嘗自言所用也又不知自見所用也而

人又烏乎知其所用而用之也哉然而古人已有以知之而用之矣然則又何患人之不見用哉亦患已之無可用耳不以無可用爲患而以不見用爲患此其所以無可用也夫人未有無可用者也農以養人爲用百工以贍器用爲用商賈以通貨賄爲用嬪婦以化治絲枲爲用閒民無常職者亦得以轉移執事爲用孰是人而有一無所用者哉孰是士爲四民之首而可一無所用者哉其金德通材無所用而不可是固難矣若隨其質之所近使成其材以爲用於天下夫豈不可者如不得志則斟酌古今以待將來不有用於今必有用於後用於今者其用有窮而用於後者其用無窮也而今之號爲士者惟是手時文一編以苟且僥倖於科第幸而如所望也猶可竊一官職以誇耀庸夫愚婦之耳目其不能者則

窮愁沒世碌碌焉一無所自見於是彼一二稍稍有識之士輒薄時文爲無用而欲舉而廢之夫時文誠無用之物也然必明道理通古今識時勢而後可以爲之則無用之中而大用寓焉故自明三四百年來如薛敬軒于廷益王陽明章楓山劉東山王宗貫海剛峯劉念臺黃石齋諸先生皆以時文取科第然及其出而爲用於天下國家也隨其所試而皆有以自效亦就其所立而皆可以無愧故足貴焉而今之爲時文也何知工拙其能取中於試官者卽其工也何論是非其能見取於試官者必其是也於是道理不必明古今不必通時勢不必識而但讀鄉會試與夫應歲科試之文夫以彼僥倖於一試也亦尙未敢自信其爲能也及試文出而家置一編此揣彼摩壹似以爲如是則得而非是則不可以得者於

是彼居然自以爲必得之技而居之不疑矣是則彼之爲文亦苟且僥倖而已而後之摹之者則其苟愈甚焉於是時文誠爲無用之物而欲舉而廢之不爲過矣然而非時文之過而習時文者之過也夫時文之過則當爲之廢時文而習時文者之過則當爲之慎所習慎之如何曰韓退之有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如是而已矣不暇明道理不暇通古今不暇識時務此望其速成之病也不問其工拙不問其是非而但就其能見取於試官者卽以爲工且是焉而學之此誘於勢利之病也夫彼豈不知學問文章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成者之爲學者大患也哉母亦爲勢利所誘不能自立焉以至於此也如學者欲去其速成之意則必先有千古自命之志而不爲勢利所誘焉然後可也今夫材木之所以貴

於天下也惟其有用也豈徒爲一枝一葉一花一萼之爲觀美焉已乎顧人第見一枝一葉一花一萼之爲觀美也而翦綵以效之則是以有用之綵而翦爲無用之枝葉花萼也則終無所可用而已矣

斂用喪服議

陳祖范

譚君建章親喪未及期年而歿遺命以喪服殮時人疑焉陳子曰於禮無明文可許其深合禮意也禮襲斂之服有常稱矣祭服不倒親戚之禭不陳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無寒暑一也然而達識之士殮以時服史書載之爲美談今在喪而以喪服斂比於時服不亦可乎匪特此也人子事親之心靡有窮已如生未終喪死卽易之是生爲人子歿而非復人子也死者有知懼不可見先人於地下或曰服制由近而遠漸有變除以至卽吉奈何以小祥已前之服長附於往而不返之骸骨乎答曰先王之爲終制凡皆以人道治之也會子反席而斃子路結纓而死就此須臾之頃得正爲宜則一瞑而萬世不視可矣又焉計其他或又曰如生人之心有不安

何答曰死者之心安即生者之心安也此與屈到命薦芟魏武子命殉葬異成先人之志而不以殮服奪喪服固孝子不死其親之道也

明太祖待解縉方孝孺論

陳祖范

異哉高帝之用人也識方孝孺為異人而曰吾不能用留為子孫輔太平僅除漢中教授擢解縉為御史及縉詆袁泰之姦又慮其少涵養將為眾所傾遣歸諭曰大器晚成其益進於學行大用爾夫賢者之於世患其不生生之患求而未得未有得之矣又姑留之為異日用也觀縉所上封事指帝之闕失可謂切矣非學既有成者不能道也監察御史以糾惡擊邪為職諸御史欲糾袁泰無敢執筆縉獨奮然為之可謂能舉其職矣烏得為少涵養邪且賢者必忤於不賢所賴君

上保持之耳何眾傾之足慮若逆慮其為眾傾也而先罷去之是賈生不待譖於絳灌而長沙之謫乃漢文帝之所以厚賈生而玉成之也豈不謬哉幸而數年之間縉未死而復用於文皇耳倘不幸早死則奈之何相文皇未幾忤高煦斥交趾繼又以趙王之讒下獄以死是信乎其為眾所傾矣夫不為眾傾其人必不賢為眾傾又咎其少涵養然則所謂涵養者必周容而詭隨者也窺帝之意豈真慮其為眾所傾哉誠恐置之於朝屢發其敢言之氣批吾逆鱗則旋就誅戮耳是以急遣去之使吾無殺賢士之失帝亦可謂巧於藏拙者也孝孺之學正大純粹又進於縉而欲留為子孫輔太平帝若曰乃翁以馬上治天下安事詩書待太平之世而用汝耳今觀高帝之手武臣宿將誅夷殆盡所任者大抵貪鄙嗜利之

人可箠笞而驅使之他如宋濂王禕不過備文學製述之末而已有能傑出於其間而講二帝三王之道者宜乎其不能屈已而用之也若謂留賢以貽子孫所以愛其子孫孰與夫用賢人以教育人才而致人才於不可勝用之爲尤愛其子孫也嗚呼以高帝之英明果毅使能虛已納聰而倚任一二大賢一代之治雖軼漢唐而幾三代不難焉何至身甫沒而燕難發同室操戈而天下之士被其毒哉

于謙論

陳祖范

睿帝之陷也先當國大臣援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扳景帝而立之以示於敵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已有君矣羣臣輯睦疆場有備寇來則堅壁清野以待當是之時敵雖欲挾睿帝爲奇貨索金帛輸歲幣議割地如金源故事而不可得則

必相與計曰殺之則重怨而深讐留之止天山一匹夫耳不如歸之歸而復立必德我我可因以爲利卽不立亦足離貳其君臣之心使彼自生內釁而吾乃乘之於外且晉懷愍宋徽欽無得歸者而今獨歸之義聲動千古矣斯亦制中國之一奇也於是決然歸之嗚呼人第見睿帝之歸適有天幸意高帝之餘威輝赫尙可懼強胡之膽而有所不敢逞而不知枋臣之艱難幹濟赤手摺狂爲已勤矣非于忠肅之力而誰力與事固有以輕之者重之以緩之者急之者吾以君父見獲之故卑詞屈膝號咷涕泣而祈請焉彼愈得挾重以要我而君亦愈不可返南宋之已事可鑒矣今惟不然睿帝之所以亟返也此古大臣濟變之畧而有合於聖人之權者哉然吾謂爲于公者尤難處於睿帝既返之後耳睿帝雖誤任小

人以致喪師辱國然非游畋荒淫如夏太康唐明皇比邠王之立也乃一時事勢不得不然今而遂據爲己有則是爲人臣子者幸其君父有難而已得之安知不禱祠其必勿復返而已可安然有之也其不至於出兵以拒之境上者幾何哉爲景帝者宜告於兄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吾立乎此攝也吾退居藩邸耳而睿帝則曰吾雖歸辱社稷矣汝其終爲之兄弟相讓至於數四而睿帝終不肯立景帝終不得請則告廟受終有大事咨而後行家人宴見外歲時率百官朝見於南宮約千秋萬歲後傳之兄子而已子無與焉如是則天理正人心安矣于公旣已定大難於前亟宜明大義於後爭之力則景帝必疑其有二心焉而黜之罪之幸則奉身而退不幸而陷於大僂然而公之心事愈光明而學術愈純粹矣嗚呼

以于公之賢豈其見不及此然未免有見爲重難之意以故隱忍而不得發馴致身死於復辟之年士大夫處人家入父子之間尤難於禦敵國外患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公固未足以及之也然而與國分憂不問家計沒無餘財非所謂安社稷臣乎哉

忠義辨

陳祖范

明季諸生布衣殉國者咸謂宜列忠節余以爲宜目爲義士入孝義門夫忠與義相似而有辨盡心於所事之謂忠死其職守之謂忠也者人臣之軌則也諸生布衣未出事君無所職守祇以名義所在不可苟安激於羞惡之本心以死遂志其行若過當其事若可已縱令不死亦不爲大無義也然且必死而不悔則義莫甚焉若夫忠與不忠對者也如此則

忠不如此則不忠彼諸生布衣之殉國詎曰不如此遂不忠者乎忠之名嚴而切專致於君上之辭也義之名大而緩自守其分誼之辭也孤竹子扣馬而諫太公曰義士不曰忠臣孔子亦不與三仁並稱可知其區以別矣蓋未仕而殉國與未嫁而殉夫同婦稱節女不可稱節貞爲宜臣稱忠士不可稱忠義爲宜

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陶貞一

夫君臣之義固交儆而相成者也使君獨爲其難而臣下拱手受成則其弊仍有面從莫違之患而所謂難者何所資以出治是有君而無臣也故君道以用人爲最難而臣下稱職之難卽與之俱見今夫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此軟媚之士以稱使令可矣若大臣而出此括囊容身自幸無過人主樂其無過而近幸之士之立朝者見夫如是之得君也從而慕效之久之臣節墮而天下遂無任事之人人主將獨以其身任安危之寄也而可乎鮑宣有言朝廷亡有大儒骨鯁者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每誦斯語未嘗不爲掩卷太息也史冊所紀論用人之道詳矣而其最要者有兩言焉謂當求曉事之人不當求辨

事之人而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用人者知此可以言治道矣夫勤敏無過者所謂辦事之人也通達政體者所謂曉事之人也漢之盛時朝廷定大事決大疑議郎博士皆得引經義力爭是通達政體之識卽寓於犯顏敢諫之中也及其衰也而韋匡之徒負海內重名天子之所尊禮依違瑟縮不敢出一辭吐一氣臣節之不振其效旋見於哀平之朝人主不可不深察乎此也雖然世誠有大有爲之主側席求賢豈不願得其人而用之而卒不可得者何也其積習然也漢汲黯奉使河內不至而返而擅發倉以賑流民唐魏徵諫不納而太宗與之言輒不應裴諫奏事上問權酷之利久之不對夫違命矯制則專甚也若魏徵裴諫之爲是不敬也其在後世豈能一日容於朝廷之上哉惟明主有特達

之識不責以苛細有以激揚其氣夫然後磊落奇偉曉事之人出骨鯁之臣進得數人焉而天下可得而理矣今夫帷幄之地是宗社所由寄也而但奉職循理焉曰是亦可以無患矣風憲之任是法紀所由立也而但毛舉細故焉曰是亦不爲無補矣設諷以古之名臣如汲黯諸人之節概則震悚色變若將陷於大戮者且以是爲過激之行沽名市直之所爲甯純臣小心翼翼焉而敢出此試問夫純臣之小心翼翼者果何事也曰吾知辦事而已誠有如朱子所云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爲苟如是則爲臣亦何不易之有苟如是則君之用人亦何難之有嗟夫世誠有大有爲之主憂勤天下不得其人而與若輩圖治不重可惜與故用人之道得人主以憂勤致無爲不難矣用人之道

失人主以憂勤濟叢脞無疑也治忽之機直決於此而已矣
論者曰今用人者率由選舉人材其出於是乎曰是君子小
人雜進之途也夫吾所謂用人之難亦難於數人而已苟得
其人其餘者將委之此數人而人主之聰明不必其徧及也
雖封疆大臣亦將與數人共擇之而百司執事所謂慎簡乃
僚固將使分擇之蓋臣道亦惟以人事君尤不易耳論者曰
古今人不相及世無其人主將誰與圖治曰王褒嘗言之
矣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宋明大禮私議

雷鉉

大禮之爭宋則有稱父不稱父之辨明則有繼統不繼嗣之
說宋則君子與君子爭明則君子與小人爭宋之君子互爭
而未有定論明之小人意在迎合而後世尙有右之者是不
可無以辨其中宋兩制臺諫恐有兩統貳父之失故力爭稱
濮王爲皇伯雖然稱皇伯實爲無稽伯叔者兄弟行次之稱
也卽稱皇伯父亦未安歐陽修執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服以明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然假令仁
宗與濮王共處一堂英宗均稱曰皇父於心安乎此朱子之
言也所生父旣降服不貳斬矣豈得漫無區別乎夫概稱爲
父旣無別稱爲皇伯父又無稽則惟稱仁宗曰皇考稱濮王
曰本生考庶幾可以相安惜乎當時中書必稱親稱考而兩

制臺諫又必執皇伯之稱正人君子交爭如水火也至明世宗入繼大統楊廷和諸臣初擬稱獻王爲皇叔考母妃皇叔母此卽宋兩制臺諫之議也而世宗不從世宗母妃更不從嘉靖元年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此可已矣而張璁桂萼等乘隙而入必欲去本生之稱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嘉靖三年悉如所議行至十七年遂奉興獻主耐太廟矣嗚呼是嗣統而爲篡統也或曰武宗無子大臣以世宗倫序相當入繼大統與預立爲嗣而養之宮中者不同嗚呼此張璁之邪說也旣曰倫序相當則繼統非繼嗣而何卽位之詔不曰奉皇帝遺詔入奉宗祧乎或曰孝宗有後武宗何以無後曰此倫序不當故曰兄終弟及曰古者適子不爲人後興獻

止一子何可舍所生而後孝宗曰有天下者以宗廟社稷爲重命入承祧興獻自不得有其子別立益王次子爲興獻後皆裁以大義也且如所言世宗在安陸也何不以是辭而毛奇齡之言曰世宗於興獻父子也於孝宗則列祖與後王也於武宗先君嗣君也嗚呼是祖張璁之說而巧變之者也其大意在君臣卽同父子武宗君也卽父也世宗以臣入繼卽子也不必稱父子而父子之義自在承事宗廟古稱先王今但稱某宗某皇帝而不稱某考其所承事者古稱孝孫曾孫今但稱孝子皇帝某而不稱臣依其說世宗以是稱於武宗可謂當乎世宗於武宗稱孝子於興獻不亦如是稱乎其於孝宗不且稱孝孫乎且孝孫曾孫合祭祖考則云然若於廟廟亦曰孝孫曾孫可乎其謂古經無所謂繼嗣古先王立後

非繼絕又謂喪大紀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謂喪原有無後者亦必使立後以主其事夫無後非絕而何立後以主其事爲人後者斬衰三年非繼絕而何論語繼絕世何以稱焉儀禮所云大宗不可絕又何以稱焉至謂人主立儲不在遲早假使武宗前已立儲則彬甯之逆濠奸之禍敗立至及其大漸迎立則雖彬甯尙在側而無可爲患此則悖亂之至不待辨而知其妄也獨其謂當日何不取武宗從子輩可以爲武宗後者憲宗十皇子豈乏皇孫而乃議迎興國棄置武宗於何有此則實有可疑然卽此觀之可知武宗若早立儲必無如世宗時小人之紛紛矣且奇齡謂宜擇武宗從子以後武宗與前所謂臣卽爲父子不必稱父子之說不相矛盾乎奇齡之強辭逞辨足以惑雜學之人故因議是禮而連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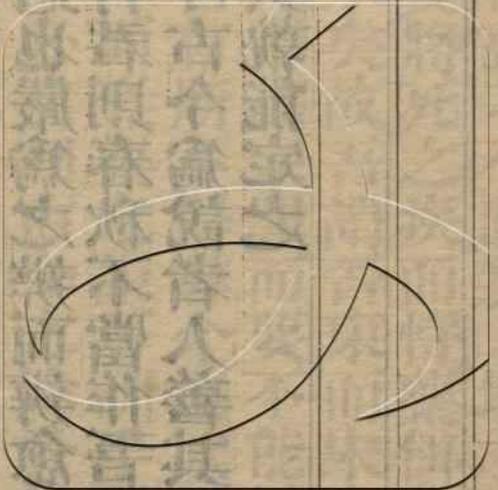
止統論

蔣汾功

古今爲正統之說者衆矣皆自善其所見爲不可易矣而其間最著者莫若歐陽氏蘇氏近世易堂魏冰叔因之增以宋末鄭氏之言謂皆近是而又設立三統曰正曰偏曰竊其例愈繁其辨愈不可窮而吾尤以貶西晉北宋於竊而進東晉南宋於正爲所未安夫正也者得其全之謂與偏爲辨者也異之於竊抑又與邪爲辨矣正而竊之偏而正之母乃自亂其例乎且其言曰晉宋之君天下奉爲共主久矣雖其始不正前後相承而元帝高宗當滅亡之餘有特起之勢又以子孫復其祖業義不得不進之於正統如其說則是二代之君幸有此中葉顛隕而臣民震動以遷也設令晉不東宋不南千百年而一統反終其世爲竊矣且以爲能復祖業而與之

則益謬夫當滅亡之餘而能復繼大統若光武於東漢可謂無忝今考元帝高宗不過裂土地之半而倚其臣爲幸免偷安計譬如人嬰將死之疾而恃藥餌獲苓以綿日夕然識者有以覘其不永矣故吾謂晉東而宋南其敗亡之勢已成縱不可盡舉爲元帝高宗罪而要不能授方任能變伐中原以宏祖父業其咎有所不得辭今也欲還之以正而苦無因乃曲尋其間緣飾而獎與之詎可訓乎吾嘗謂論不出於聖人則無自定其所必然列古今之論於前吾出一說以勝之其始自以爲無弊而生乎吾後者又攻其弊而詘其短昔章氏始分伯統而蘇氏詘之魏氏因以立竊統之名警夫不正取天下者庸詎知夫竊不可言統乎竊之爲言猶曰盜賊云爾盜賊甯有統乎且如其說將有正而正者有偏而正者有正而竊者有偏而竊者今欲類聚羣分以較其錙銖殿最則唐虞視三代猶有閒焉曾是西晉與北宋若是班乎循是以往巧歷或不能盡而謂三統足概之乎夫惟人心所不言而同然者天下安其說無異詞而比重予之輕予之或純乎名或雜乎寔者皆過也嚴爲之辨而辨愈紛曲爲之名而名益舛昔人謂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吾亦謂天下有君而正統可無論也嗚呼古今爲說者人善其所見而莫覺其蔽也久矣自非聖人其孰能定之

矣自非聖人其能...
 臣職歸出訓...
 昔人謂天不...
 雖平與...
 然吾天不...
 其意...
 而...



諸葛孔明入蜀論

全祖望

眉山蘇氏曰孔明棄荆州而入蜀吾知其無能為全子曰謬
 哉蘇氏之言也荆州之為江左重也誰不知之雖然由西北
 以取東南則荆州為要得荆州而江南不可保由東南以取
 西北則荆州非其地也當是時曹氏據中原之形勝十有其
 九由荆州以取襄陽不過得宛洛其地四戰即得之江南亦
 不能以兵守之倘謂由荆州以窺武關撼長安則甚難桓溫
 之攻苻氏是也蜀之為土也嵯峨天險宜不過自守之區而
 為長安之背高祖嘗用之以取三秦以長安之固豈蜀之所
 能爭而長安有事則蜀之力能為患昭烈之入蜀長安十部
 甫歸曹氏張魯未亡正關中可取之機也其時欲制曹氏當
 以蜀中窺長安為正兵而遊軍從荆州以綴宛洛故周瑜為

孫權畫策急以取劉璋并張魯結馬超爲上甘甯亦主其議而孫權謂使曹氏得蜀荆州必危英雄之所見審矣不然孫氏方捷於荆何不徑由江陵北向而顧爲此迂圖哉其後孫氏不能得蜀故終吳之世不能得志於魏況孔明曷嘗棄荆也荆州本非劉氏之有而江左君臣亦無推心劉氏之誠呂蒙之徒日相窺伺夫人又從中主之古無借人之地足以成王業者此孔明得蜀之後所以不欲裁抑法正也吾則謂孔明之失正在不能棄荆以起孫氏之釁而蜀遂以之不振何也孔明隆中之策本欲兼荆蜀以爲家有蜀又有荆兩軍並出良爲可恃然孫氏既索荆州則其勢已與劉氏分况荆本孫氏所取今據之而不返其曲蓋有歸矣曷若慨然以荆州還之孫氏則鄰好尙可保而以全力由漢中以撓長安彼十

部之餘必有響應者况馬超以宿將正在蜀卽不能盡得長安而要之長安必危孫氏既得荆亦必進而圖襄陽則曹氏之勢大分矣曹氏知兵故其棄漢中也急徙武都氏於天水誠懼漢之撓長安也計不出此乃使前將軍曰結怨於吳而浪用兵於魏卒不聞漢中之一甲一矢應之於西以相犄角也不但西師寂然而荆軍之出疾呼夷陵上庸之援竟亦不至也可以謂之知兵乎劉封固庸才然孔明何不見及此也夫得宛洛之地千里不如長安之一郡一縣也何其督與道白帝之役趙雲亦謂當急據河渭上流以圖關東不當從事荆吳則荆州之不必力爭也明矣或曰前將軍之出師也魏人將遷都以避之宛洛震動何子過之深也曰魏人恐其挾天子而去故欲遷以避之遷帝也非遷都也魏人之都在鄴

不在許卽使漢人得許亦未能窺鄴也而況徐晃已至宛城之內應已平前將軍之兵已折卽無糜芳輩亦敗而歸耳然卽襄陽可得許都可至挾天子以攻曹氏而彼以幽冀之地自固亦不能挾其頸而管其背不如得長安之爲萬全也是說也蜀人廖立蓋嘗言之而蘇氏未之知耳或曰然則襄鄧不足恃而宋之南李忠定諸公皆欲都之何也曰爲其近汴梁也宋人不甚爭長安以逼於西夏耳則勢必由襄鄧以入宛洛矣言各有所主也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全祖望

衰世人物有不可以春秋之義拘之者歐陽公之論李克用也以其僖昭之亂天下並起而窺唐室朱氏以梁李氏以晉而梁先得之故克用以之爲名此其說嚴矣而未盡吾嘗綜

克用之始終而觀之蓋其生於唐末習見藩鎮竊據之徒以

爲是亦無害也而以沙陀之性負其雄畧而莫施則亦思據

一鎮以自見然謂其有妄覬神器之心則不可

王琳自言位望有限豈敢

與官爭門爲帝蓋亦同此故既得之則其爲國家禦侮折衝必力朝貢必

勤然苟無故而猜疑之裁抑之則彼亦有所不受斯其人固

不純而其心則無他嗟乎克用前此無論矣既平黃巢而後

一逼京師再抗王旅其罪不可爲不重然亦田令孜張濬輩

有以致之觀其後奉命討邠甯一奉朝旨歛軍而返鳳翔之

困孤軍深入不惜敗北則素心固可原也唐不能推心於克

用有急而求之事平而棄之以致朱氏日張而唐亡之後終

身不失臣節則至誠不可沒也後五百年而有元擴廓世人

之論擴廓謂其阻兵自固日與諸鎮爭勝雖累有詔書抗不

奉行卒之內患紛然而國勢愈蹙然當元末義兵紛起其立功者祇擴廓其不負元者亦祇擴廓元人乃弗之恃而反惑於儉邪始猶依違和解未幾而奪兵未幾而削爵自壞其長城何其愚也嗟乎河朔三鎮則李思齊輩之前車也王行瑜則字羅之前車也劉仁恭李存孝則關保貊高之前車也天生此輩其亦所以困英雄而掣之肘而於是國之將亡蓋不可復挽矣夫擴廓甯得罪於太子而力持內禪甯禦侮於藩方而不貪揆席此二者幾幾乎古大臣風至於明使三反卒不報聘與之結昏亦不反顧何其烈也以殘元之臣子如此其餘雖怨之可也嗟乎擴廓之敗於太原危於大同播遷於甘肅而齋志以死於塞外可謂窮矣然明祖不能不動色稱之則公論也

周世宗論

全祖望

周世宗之用兵也所向無敵使天假之年則區宇之混一固不待宋藝祖昆弟卽其削平功烈亦當有光於宋不至如藝祖之累駕而終不能制契丹世宗南征北討之策出自王朴以予觀之世宗固未嘗用朴之言是以其功尤偉朴之言至藝祖始盡用之而其失計亦正坐此朴謂諸國之易取者莫如唐請先收其江北因乘勝以下江南然後盡定三川五嶺之地始及燕雲而世宗首出兵以攻蜀隨卽伐唐其於蜀也翦其秦鳳階成而遽止其於唐也翦其江北而遽止而急用師於三關其所經略飄忽震蕩令人不測夫當時孟李二嗣主皆庸才也當時隴右倒戈淮南割地因其兇也而乘之可以不煩再舉而世宗審於強弱輕重之間則不然當時

之能為中國患者莫如契丹其據山前山後之地尤腹心之憂也不特河東與為唇齒而且間使出沒唐蜀熒惑中土所幸者德光兀欲適相繼死契丹之勢亦中落此燕雲可取之會也世宗知諸割據之當問者首燕雲而恐中國有從而窺其後於是先用師於蜀使之匹馬不敢下隴繼用師於唐使之一楫不敢渡淮而我可以長驅於盧龍之塞矣燕雲既下周師之威震宇內諸霸國歛衽而朝可坐致耳倘先罷兵力於中國則契丹反得以完所備而北方之事或未可料故世宗弗為也其後藝祖不能遵世宗之策汲汲焉以削平諸國為事貽燕雲之憂於太宗而不知太宗之才不足辦也朴之言以諸方既定則燕雲必望風內附如其不然亦席卷可平其言竟弗驗也馴至澶淵之役而歲幣起宣和之後而兵禍

起然則世宗之所見卓矣予嘗謂宋之開國無武功無論契丹一遇西夏即不能制其所吞噬皆垂盡之國耳太宗欲伐契丹則趙普固諫迨師出無功而普夸其先見果爾則燕雲必不當復也使世宗不死其庶幾乎方其下關南發固安述律部落束裝駐馬望塵思遁雖善戰如唐莊宗未有得志如此者也天之末厭亂與抑亦宋諸宗之不幸也

曲端論

全祖望

宋史臣之為曲端立傳也求其一二卓犖可紀之功寂寥無有其纍纍者跋扈遁逃之狀而已而猶以張魏公之殺之為非辜且謂南宋不振之故自殺端始斯誠不解其何見全子曰吾諦觀端之為人亦小有知兵料敵之長而剛愎而不仁伎刻而自用尤不樂同列之有功名并不顧國事之有急難

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以之殺其軀方宗畱守之用爲經
畧也其時關隴六路雖已鄰於強寇而所在義兵徧野民心
未負宋也端從任事以來聲稱蔑如而志在并軍性復怯戰
婁室自龍門度河曲方遁矣鄴驤沒矣王瓚潰矣唐重死矣
同州再破再敗矣端無一旅之赴而誤張嚴於鳳翔使之與
尸罪一擅斬劉延亮罪二聞鳳翔長安議恢復欲撓其功擅
斬鳳翔將劉彥希罪三又殺長安將張宗罪四王庶制置六
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戰飛書止諸將會兵而逍遙淳化罪
五以金人過河散渭南義兵罪六席貢以師會王庶端又阻
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來奔反奪其符印而謀殺之罪
八使部將并王瓚軍罪九兼帥鄜州而不救罪十其間祇有
清泥嶺之一捷而又出自吳玠之功然則誤關隴之事至於

四裂而不支者端爲禍首而當時莫之能問也迨魏公以中
樞開府倚其宿將而朝中頗以前事爲疑於是以前口保之
遂有都統制之命其所以湔洗之者至矣然而李彥仙困陝
州則不救吳玠戰彭原則不救皆以幕府之檄促之端之遷
延而不至聽其或死或敗者如昨也臣節至此可謂無復人
心者使以司馬穰苴之法論之專殺固誅失律亦誅慢令固
誅負恩亦誅端之所堪平反者果安在也吾又聞築壇拜端
之日魏公咨詢方畧端言見兵八十萬須斬其半方得其半
之用規調氏信斯言也則雖杜郵之戮不足以蔽其辜也然
世之所以訟端寃者則以富平之師端言之而中也當魏公
將出師端謂驟合諸路大舉不若以偏師迭出擾之是固兵
法但魏公此役別有苦心不得以成敗論之是時行在失守

乘輿飄泊鎮江之勝雖足使兀朮喪膽而淮上之軍留連未去魏公懼其復有渡江之舉遂大出師由同華郟延以擣其虛而兀朮果由六合西行以援陝西劉子羽王彥之諫也魏公以爲東南事急不得不出於此斯言也執干戈以衛社稷之心如將見之川陝雖挫而東南遂高枕而無事矣中興聖政記以爲魏公非不知五路兵將之情未通非不知三年養力之期未滿而心憂屬車之清塵然則諸將之言特論事勢者之常豈知夫元老大臣蒿目犯手而爲之者固別自有爲哉至史家言魏公嘗詐張端旗以懼敵是尤誣妄之甚者婁室以孤軍恣行三輔未嘗一挫於端則其旗固不足張吾軍而寒敵人之心使果懼之富平之役端本以轉運在軍婁室不畏也自是而後三戰於和尚原一戰於箭筈關一戰於仙

人關皆吳玠也再戰於金州皆王彥也一戰於饒風關則吳王之合軍也二將皆萬人敵也誰肯冒端名者哉是特野史附會之談而續通鑑者無識竟采入之晉鄙之客造謗信陵固不足致詰也且夫李光弼之莅朔方也誅張用濟余玠之莅蜀也誅王夔古來丈人之嚴軍律未有不懲悍帥而可以期成事吾謂魏公下車卽當暴端之罪尸之三軍以示不用命之罰顧乃計不出此而猶欲收其桑榆之效吾知其無能爲也及其誅也以幕府一部將不能著其應有之讞而於區區文字之間誣其指斥又坐以謀反之名責以部下張中孚趙彬之叛是則端所不受也求其罪而不當反令死者得以有辭是則魏公之失而王庶吳玠亦與有過焉聖政記曰端死頗爲時所惜然議者謂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宿憾搖足

而秦蜀非朝廷之有雖殺之可也是有以誅端之心矣嗟乎魏公之精忠足以貫日而短於才故累舉而累蹶其蒙謗於陝中也以曲端其蒙謗於淮上也以劉光世不知不殺曲端陝中之軍令不肅不罷劉光世淮上之軍氣不揚雖有才十倍於魏公者無以成功陝中之敗以輕敵淮上之敗以失人是才之短也有明之人疏於攷古襲宋史之唾餘而極詆魏公甚至比曲端於岳飛則真愚而妄者也

劉錡論

全祖望

劉太尉晚年禦完顏亮無功世多議之或謂其有雅量無英畧或謂其狃於順昌之勝或謂其用從子是皆出於虞允文之徒所造謗其實非也正隆入寇聲勢雖盛然其才非兀朮比也淮東出師以全軍委託非順昌五千人比也太尉能破

兀朮於順昌而不能保淮東此固世所不信也然當時之致敗則非一端和議已久軍士弛不堪用一也諸宿將皆死餘無可共功名者順昌所備祇一城太尉一人足辦之而至是則非一人之力所能二也中朝先無戰意急而謀之三也而太尉又病故不克有功且此中本末尙不止此也完顏亮之初發徧問諸將莫敢當太尉者乃曰我自當之及太尉出淮東而亮反以大軍自淮西太尉之所遇者其支軍也當時淮西之迎敵者爲王權望風輒遁亮遂至采石欲渡江太尉方在淮東相持未下而江上事急中樞日以符促太尉還軍保江於是不得不還由盱眙而瓜步以中樞之符日至太尉固未嘗敗也假令王權稍能守淮西二十日太尉可以不歸而亮亦斃矣太尉旣還淮東自失不得委過於太尉也

吾聞太尉初渡江而北也已病日食脫粟中使以醫至歎曰我本無病止緣國家邊事必不肯先發制人以至敗壞憂憤至此中使因述自今必不中制之旨太尉卽瞿然而起具奏建大將旗鼓往盱眙謂諸將曰諸公墳墓在北者宜具拜掃之禮此行當爲諸公建節旣至與金人夾岸無日不戰中使至者見虜勢盛皆震悚太尉曰惟以死報國耳其壯如此及還瓜步尙遣人自京口取家屬至謀以死守而中樞促愈甚太尉亦病愈甚用兩人扶掖坐肩輿中神氣尪悴其子無馬使人負之然尙慰諭居民以大軍在北決無可虞不須驚皇嗚呼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讀史至此猶欲從而議之則無復人心者也乃若允文楊林之勝張皇已甚吾以中興遺史攷之是日亮以五百人試十七舟於江允文以十舟

擊破之則捷奏中所云殺賊無算者妄也亮於次日棄采石而趨瓜步亦豈以允文之勝蓋亮素畏太尉之軍及聞其以病退而瓜步已下故遂思合勢以進非因敗而走也時李顯忠尙未至楊林小捷不爲無功然亮軍極盛豈肯因五百人之挫而遽走假使亮次日不去金師竟渡未卜允文如何應之乃會逢其適遂從而夸大之且謂太尉聞之自稱媿死不己過乎且使亮不死復從瓜步臨江未卜允文如何應之而耳食者以虛聲言史事妄加褒貶其可信耶夫允文致身宰相以是捷也及其旣相亦嘗有經略關陝之說卒無尺寸之功豈非狃於楊林之役耶然則柰何以之譏太尉哉古今之稱奇捷者赤壁也淝水也楊林則絕非其倫而因欲以之蓋太尉則真無識者矣

明毅宗南遷論

全祖望

宗禎甲申之難遺臣故老爭歎息於南遷之議不行而李明睿遂僞爲請南遷疏以自夸炫予不以爲然也作明毅宗南遷論

不必問天子之可以遷幸與否但當問遷幸之有濟與否天子爲四方之主無所往而非吾土此以平日之遷幸言也若干戈及京師委而去之九廟之鐘虜列祖之法物聽其存亡可乎故操死守之說以待勤王者亦是也然而事有萬不得已則與其偕亡不若暫爲遷幸以謀興復四方亦諒我之衷而不遽謂非也獨明毅宗之事則又不然毅宗之時文臣如范倪戚臣如劉鞏皆無尺寸之柄祇可一死以自明而掌禁衛兵如李國楨宦寺如曹化淳其能扈衛翠華捍牧圉而無

恐乎倘用馮元颺之策由海道行則元颺轉盼且爲部下盡奪其兵挺身南走矣元颺忠篤有餘而應變非才也況出沒波濤之中乎倘由陸道行則山東大將乃劉澤清也其跋扈非一日矣嗚呼是時而謀遷幸不特無郭子儀之徒亦并無李懷光其人者不特無楊復光之徒亦并無高力士其人者倘冒昧而一出不爲五將山中之苻堅則卽福王之前車也以毅宗之剛爲何如而肯陷其身於不測非徒無濟反以增辱乎毅宗所以能不辱者惟其於事勢籌之至審故決於一死而恐後也曰然則宋靖康之事若何曰宋之與明不同靖康之被圍李忠定種忠憲未能竟其用也而敵已退倘如李種之謀敵固不敢再至卽不用其謀以再召敵而李不遠黜種不死尙可復用之以支吾惟委之何處之徒所以亡也向

使靖康之時遠而避之或長安或襄鄧謀國者之不臧豈能令金人之不至建炎之遠竄方且至於海上而不足以退敵何也然則忠定操固守之說者其見卓矣自有論固守之非者而或且於景泰之事是徐有貞而非于謙不已謬乎蓋毅宗雖欲遷而不可者也

尊經閣祀典議

全祖望

自經師二十二人之從祀進退不一而儒者各持其論有爲責備之辭者以爲非有得於聖人之道則不得爲聖人之徒今宮牆數仞之中而僅以章句之流預其閒非所以尊道統也有爲忠厚之辭者以爲當世衰道微之日遺經不絕如綫而有能兢兢阿護以待後之學者雖其人不無可議而祀不容廢也是二說者皆是也而未盡蓋傳經之功固大而自商

瞿子木以來夫豈二十二人所能盡也今貞觀之所舉則固已偏而不咸若使盡列之先賢之下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是原不能不核其人之生平定之矣乃即以二十二人核之而其生平已多不能有當於聖人所以有退祀之於其鄉者有竟黜其祀者雖然彼其抱殘守缺之勞似未合竟屏之里社之閒況其并或挈然去之也愚嘗折衷於兩家之平以爲今天下皆有先聖廟廟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追遠報本之文則諸君子俎豆之地於斯爲合蓋以尊經而遂及傳經之祀則凡當年之得載於箋疏見於儒林者無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鄒夾詩之齊魯韓以暨北宮司馬仲梁諸子固所當預卽以其人或未醇甚至若張禹何晏劉炫邢昺者皆可存也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

坐聖人之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恕焉而非濫夫如是將經師之允升者無所遺憾而兩家之聚訟可息若其學行粹然如董仲舒鄭元之徒應從祀者則固兩列之而無嫌也雖然古之祭祀莫不有配是舉也當各以其鄉先正之有功於經學者配之卽以吾鄉而言唐以前未有師宋宣和以後陳文介公經學始著而於是王茂剛以易曹粹中以詩高抑崇高元之以春秋鄭剛中以周禮迨至慈湖廣平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盛深甯東發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大備其餘專門之學如南塘積齋遺書至今流傳皆吾鄉百世不祧者也彼秦漢以來經師遠矣尋墜緒之茫茫作弟子之矜式取而配之斯先王之禮意而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予持此論已久會吾鄉學宮新落持節觀察西涼孫公今好禮者也因語及之謂是固天下可通行之禮而不妨竊舉於一方孫公欣然許焉而予爲議以上之

三家易學同源論

全祖望

今世之說經者曰易之晦也圖緯於京孟黃老於王韓皆無當於易其說似也豈知圖緯之學本以老莊爲體老莊之學卽以圖緯爲用自諸家言易以來但知其門戶之分而不知其門戶之合今夫漢唐之言五行者未有不依託黃帝者也黃帝道家所援以爲祖者也則是圖緯之所自出卽黃老也蓋世之所謂清淨虛無者原非盡忘世者也其本心固欲以方寸運量天下無窮之變而又不能有聖人洗心退藏知來藏往之量故高妙其說以爲齊死生輕去就者矯也而實則時欲出而一試其試之也則必以陰陽消長之說而又恐世

之疑其支離而難通也則又必返之元奧之窟以見其言之
未可輕議而使人神其術而不疑是以計然之書實爲壬遁
之祖范蠡輩用之而陰符之說入於道家此其證也雖然其
流傳於後世則有不同嚴君平魏伯陽葛稚川之徒以黃老
治圖緯者也管公明之徒以圖緯治黃老者也以黃老治圖
緯其人多屬遯世之徒其學但以之默觀時變而不肯輕於
自見故常安以圖緯治黃老者其人多屬用世之徒急求售
其說故常得其道以亡身是則其流別也而要其無當於易
則同是以黃老家元牝谷神之旨流爲神仙而圖緯候氣直
日之術亦流爲神仙蓋神仙有道亦有法道其體也法其用
也元牝谷神之旨其道也候氣直日之術其法也得其道未
有可遺其法者求其一而失其一則神仙不可得成京孟之

說易專於法王韓之說易專於道兼而有之則康節也康節
作皇極經世稱老子以爲得易之體蓋皇極所以推步元會
者本緯學也故追而溯之然其實五千言所有特可以言皇
極推步之體而不可以言易之體王韓之易行而儒者轉思
京焦康節之易行而儒者轉思王韓所謂耳食者也豈知三
家之門戶同出於一宗哉吾觀康節之生平蓋純乎黃老者
也而著書則圖緯居多是殆善集二家之長者耶所以其立
言也尤精而世之信之也尤篤

水旱變置社稷論

全祖望

後唐時湖南孫光憲著書北諺言楚王馬希聲嗣位連年亢
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
其後爲神碎其首全子曰吾於是而知旱乾水溢變置社稷

之說雖其制爲最古然非聖賢不能行蓋國家之於歲事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恆雨恆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求也且亦焉知社稷之神不將有所大懲勅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謀而吾乃茫然於其深意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於天而文過於己是固事之所必無者乃若聖賢則有之聖賢之於鬼神其力足以相參其德足以相感而要其自反者原已極至而無餘故湯之改社易稷其在我者無憾也夫天人一氣之屬也在我既非尸位則在神不免失職雖黜陟之而不爲過矣李陽冰爲縉雲令以不雨告於城隍之神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合境告足此必陽冰縉雲之政不媿於神明者也非果神之可脇也後之

人未能有見於此於是有疑於變置之已甚而遂以爲取壇壝而更張之夫威靈之漸滅不聞易其地而能爲良也且古人亦安得有此故事也哉至若漢人以禹配社宋人以契配稷此則不過一代之興稍更舊制而非水旱變置之設也蓋先王設爲配食之禮原非僅主報本之意正以天神地祇飛揚飄蕩昭格爲難故必藉與吾同類之人鬼素有功於此事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皆然是社稷不能爲國君護其民人原有可以廢置之道然在人少有不盡而欲爲此是猶魯公之欲焚巫尪也奉牲以告奉酒醴以告奉粢盛以告非有明德之馨主乎其先亦豈敢曰神必福乎哉彼後世禍福之說儒者所不道但慢神而蔑禮則天之奪其魄也亦宜因爲論以補孟氏之所未盡焉

李陽冰既得雨與耆老吏人自西谷遷城隍之廟於山巔以答神麻是更壇壝而新之乃以答其水旱之效靈也果爾則水旱不効亦何更新之有而陳后山謂實有遷社稷而止盜者恐出附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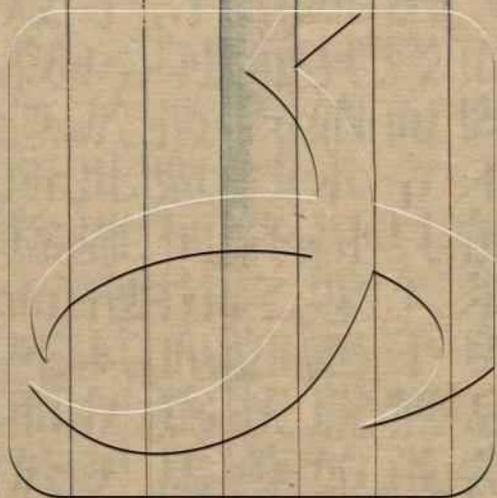
宅經葬經先後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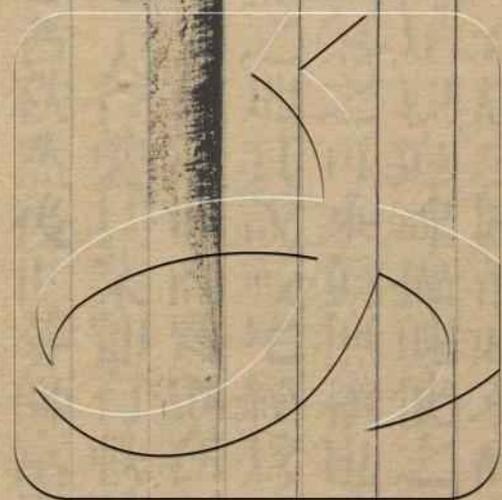
全祖望

漢魏以來有宅經有葬經皆出於堪輿形法家之言元儒義烏朱氏謂宅經古之所有葬經古之所無長山胡氏最善其說而聞者莫不駭之予告之曰是也宅經之用大之為都邑城郭小之為宮室歷見於經傳所謂立室以宮矩立宮以城矩土圭以求地中土宜以相民宅是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公劉之卜都也揆之以日作於楚室衛文之卜宮也南望斗北戴樞晏子之論卜都也益屋於東則凶家語之論卜室也

而所謂葬經之說無有焉周禮墓大夫之職冢人之職班班具在昭穆葬而已族葬而已不聞其以形法言也葬師之徒求其說之見於古者而不得於是指流泉夕陽揆日測景之說以為据不知是宅經之祖非葬經之祖也按非祀之鬼而享之其亦惑矣聞者曰君子不言禍福倘其非耶曷不并宅經之說而廢之其是耶則葬經亦曷可非耶予應之曰是必明乎死生之說而後可以定其是否也夫都邑者一國之極也必其風雨和會而陰陽悅豫然後一國之民命無失所焉是以邾子之遷繹雖不利於己而不恤宮室者一家之聚也亦必其五行順序而後天厲不作蓋皆生氣之所乘是以地理得應之以為功是在中和位育之功亦其一端特漢魏以後之宅師或支離其術而不盡合古者耳若墟墓則不然人

之死也魂升天魄降地其所遺者枯骨耳謂孝子之於枯骨
不忍棄而指之五患之區而必求高敞融和之壤以安之則
可謂有吉地焉足以追魂攝魄使之爲利於子孫則惑矣彼
葬師謂亦有生氣之可乘真無稽也然而葬經之說謂富貴
貧賤繼絕俱操之地其說較宅經爲更侈夫古者井田之制
行民無甚貧亦無甚富而商賈則在所賤宗法立則宗子繼
支子否四民之子各襲其業卽有軼羣之才亦偶然耳聖王
之所以定民志者秩然後世葬師富貴貧賤繼絕之說俱無
所用則夫其說之不見於古固其宜也假使鬼果能蔭聖王
之制禮其所以慎終追遠者無所不至何獨忍於負其父母
護庇之靈而不爲之求吉地以聚之乎然而爲重爲主爲廟
爲寢以棲其神其祭也於陰於陽以求之而絕不問之於墓
則亦疏矣而漢魏以來之葬師其能事乃突過於古先聖王
則亦怪矣關鬼蔭者莫若涑水橫浦東山梨洲四家至其不
可與宅經同年而語也則四家所未及云





西與子... 限衣... 頭衣... 而... 以... 來... 之... 其... 始... 卒... 其... 不...

留侯論

夏之蓉

蘇子作留侯論謂其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噫蘇子於是為失言矣禮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為臣子者蓋枕戈而卧不能須臾忘當始皇之既定天下也隳名城殺豪傑法嚴而令具天下無敢偶語者雖有陳涉吳廣斬木揭竿之雄其始未得遽起脫始皇死而扶蘇立改其父之所為以暴始而以仁終之即扶蘇死而胡亥立不沉溺於宴安娛樂之計躬攬魁柄指鹿為馬之奸無所容則天下固秦之天下也子房於此雖抱其伊尹太公之才方且槁項巖穴終身跼伏寂寂無所為而死而於心遂宴然已乎抑荆軻聶政不足為將遂為陳涉吳廣以僥倖於萬一乎夫其後之佐漢高西入關牽子嬰之組而告之先王之靈卒以成其五

世相韓之報是則天也非狙擊之時所能逆料也狙擊之時所謂梃而走險急何能擇倘必計其成敗利鈍萬無或失者而後爲之君子謂其報讐之志爲已慎矣昔明永樂初僉都御史景清志復君讐密藏利刃委蛇侍朝此其心猶子房之心其術亦子房之術也雖事竟不成而忠義之氣上感乾象其遂以清爲荆軻聶政乎司馬遷刺客列傳夷豫讓於荆軻聶政之儔吾嘗心以爲非而後之儒者顧羣然和之夫身受國士之遇不能強諫力爭於智伯未亡之先而徒漆身吞炭於智伯既亡之後是誠讓之罪也然其百折不回擊衣呼躍求得一當以報其主亦情可悲而志可愍矣今有人其父鬪死於路其子方厲兵以擬其讐乃牽其裾而告之曰凡爲人子者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奈何不使其父無得罪於鄉

黨州里我固知其掩耳而走也

鼂錯論

夏之蓉

漢文帝十三年除田之租稅鼂錯貴粟論之效也蓋帝雖儉約無浮費然軍國之計亦浩繁矣今乃舉三代聖王所不能除者而盡除之知其專用募民入粟之策也若夫入粟拜爵之說則曷爲而出此古者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官自茲而降農之子恆爲農賈之子恆爲賈服習其業自少逮老不敢外有所希望故曰春秋之世有叛國而無奸民迨戰國時邪說竝起遊士之風熾閭里傾險無行之徒厭棄耒耜各思挾一術以求富貴往往躡屣取卿相以去其下焉者亦且倚托權貴曳長裾躡珠履爲食客蓋民氣之不靖於此而極始皇雖焚書阮儒欲以障塞其末流而不能也陳涉項羽劉季之

屬不過傭隸細民而一則曰苟富貴無相忘一則曰彼可取而代也一則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桀驚不馴之氣彌漫於田野之間卒之揭竿四起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其流禍之長若此今漢興以來百姓初出於湯火之中幸得安養休暇蕩滌向者之餘習而趨錯不達治體復爲入粟拜爵之說以啟其端夫農夫藝田百畝仰事俯畜所贖無幾其不能入粟縣官也審矣惟富商大賈與夫蠶食兼井之豪撤一餐之餽可致粟百鍾罷一日之宴可以致粟千鍾而乃遂以爵酬之則昔之美宮室好飲食者祇以淫縱於一身而今且炫其章服以誇耀其父兄宗鄒彼蚩蚩之民吾知皆豔而趨之也與重農抑末之義不大相刺謬乎夫錯之策所獲者微所失者大與秦時之尙首功弊政相等至若贖罪之說虞周以來蓋

已有之較拜爵爲彼善於此然皆可贖也罪終不可贖也

師說

夏之蓉

古之師也以道今之師也以藝古之爲師者得之於心教之於事本於禮樂詩書達之家國天下大用之大效小用也小效故曰道也今之爲師者本之於心徵之於言始之佔畢訓詁終之以文辭而其實歸於無用則藝焉而已夫人才者所以用天下者也人才之盛衰由師道之得失天下日競於無用之藝而欲以求古者明體達用之材其不可得也審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下之藝衷乎道者也國家以制舉業取天下士非以困天下之才使之相率而出於無用也萬物之理莫備於六經約六經之旨而明白簡易上下精粗本末無不該悉者莫備於四子書國家以是取士蓋欲其明天下之

理見之行事也其不爲論說而體制異於古者何也曰以意爲斷者其說易於縱恣而無以得其歸以古人之言爲言者則譬如水焉受之以器方員曲折必肖之而不能踰故制舉業者所以研天下之心而求古人之意道也非以爲藝也今之爲師吾惑已六經子史之書其理與四子書相發明者概束之高閣而日取平庸熟爛之文轉相授受窺其意不過以此散漫無町畦易於雷同勦襲而已夫道降而藝識者已爲人才憂沉取夫藝之下而又下者與且其立心如此則不獨學殖之荒落而於人世羞恥之事尙能知之者蓋亦鮮矣夫天下不患無才智聰明足以有爲之士而當其童稚之年已沈沒於庸師之手迨稍稍知自振拔而時過後學悔已無及其有少年科第脫穎以去者又不知其所學之誤直以制舉業爲無當於用也而因薄夫藝而益以輕夫師則道終不明而天下之人才將益以衰若夫爲子弟擇師不復審其授受之故而惟取其人之易與而受直也廉彼之用心吾又烏足以知之

國朝文錄卷之七終

國朝文錄卷之八

論辨類八

士相見義

胡天游

天下始易合者常若可悅而不知其不可久始難合者常若煩曲而持之可至於終身君子於世必無子然不與人接之理也與人接矣斷斷然守其廉隅謹其文與辭若甚重而不可輕而不以為因者易曰物不可以苟合苟而後易生焉未有不敗者也若是者其何以久吾於士相見之禮知聖人之意之深將進天下於君子使相與於義而相從於道也今夫諸侯之見天子卿大夫之見諸侯兩國之君朝聘相見擯而請摯幣而交焉為其禮之不可已也至於士則朋友之職耳非其庠序素習之人即其等夷同伍之屬然且非介不通非

國朝之金
摯不接辭讓揖拜至於再三非其爲僞度以爲迂濶無當者之所爲聖人顧嚴爲之制必不使去者何也天下衰薄苟且之端皆起於人之相狎而情之相瀆狎與瀆其初非不甚親漸而忽漸而離漸而愈離焉今夫閭巷之徒市井之鄙細名姓未相習猝然成交往來相逐未幾則疾如寇讎爲同類笑合不以道而無義以固其中也聖人知狎與瀆之不可故明之以禮使謹其文與辭則不敢苟矣守其廉隅則難親而有其自持矣有所持而不苟士與士之交久必相敬矣士與士其交敬且久必以德義相砥切便佞匪僻者無由而至矣且夫聖人之意固非獨如此而已也聖人以爲今日之士卽他日之公卿大夫也惟以禮養之深而守使固使知夫素習之人等夷之伍苟非禮猶不可接況不以禮而輕見諸侯奔走

卿大夫之家者乎士相見之禮日行之於身而非其甚重者也苟或失之然且不可況違冒妄進以徼倖功名之閒乎是以古之君子從其教服其度其於交未嘗妄且多其始之難也終合而愈固而朋友之節不衰於仕也必由其道退易而進難其立乎朝廷也亦無改乎羣而不黨之美及乎後世士相見之禮旣廢不行戰國游說之徒上書侯王盜取富貴至漢東都末爭以浮譽相尙聲類相附應徒步千里而會者或數萬人而黨錮之禍起焉嗚呼道衰而禮失禮失而弊彰弊彰而害起然後知聖人之制不獨進天下於君子且逆知其事有必至而以防害也害不可極卽何不以禮而禁而止也

命說

胡天游

僕居京師或愛僕者曰東肆有工能以命辨人吉凶短長指

貴祿約窮若鑑鑑狀吏決獄瞭莫遁而成勿易也他日又至
曰嘗試卜乎王公貴人四方來者咸往請斬得一言子何樂
自失僕告之曰若知所謂命乎始生而然以為人之約窮貴
祿也古稱聖賢猶不免焉本乎天生乎地物之數以萬莫不
有造化定吉凶水生而斷之土凝而坏之為屋為舟車為樽
為薪為瓦為盂為惡器彼瓦與陶適然成之方其未始形過
者審焉能預得其為屋為舟車為樽為薪為瓦與盂若惡器
耶命之於人之視物吾又何以得其貴祿約窮者耶且命人
為之乎果天為之耶假人為之憎約窮奔貴祿均其力所至
工奚分焉必天為之其幽眇微遠度終不可得測昔者孔子
有說矣其繫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彌子瑕能致衛卿孔子
曰有命孔子明其不可測故常罕言奚計約窮貴祿之適來

者耶微論終不可測假工誠神得其貴祿諾者必喜以愉得
其約窮斥者必愁以悲其不能更吾悲愁以為喜愉也假猶
能更吾悲愁以為化乎喜愉誠未肯祈工術易孔子說若然
予何卜為三代始盛士修其躬治其家賢能授官升才於朝
氓農勤功商工賈服其世罔或聞是說者自夫賢不必貴不
肖不必賤智不必亨愚庸不必困術夫瞽師因得持其妄倖
而乘之以誕鬻於世苟少明其陋雖誠不必學於孔氏猶將
斷斷無所疑惑惟婦人豎子臧獲賈販悅貴祿懼約窮謂術
夫瞽師足以命已也鬼神尊其言羣相告其名夫何怪而責
焉婦人豎子非能知有孔子者也臧獲賈販之無愈於婦人
豎子也士衣冠稱名非孔氏書不得進苟言不由孔子於道
也羣罪為畔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獨攘攘乎悅貴祿而懼約

窮吾又安禁術夫瞽師之言之不尙於孔子耶

淳于先生謂齊王

胡天游

齊大饑三年不禾吏習王之憎聞也詭爲穰焉明年澠濰東
洪濟濫其西河薄洛交益大魚齊民阿大夫迫於怨始半而
入之潛王慚勿能隱以使者強往粟卹焉淳于先生謂潛王
曰王無卹矣王曰國災勿恤可乎先生曰王將以賑人乎抑
以賑鬼也王曰何也曰賑於人焉則弗及矣賑於鬼焉則弗
食矣故臣願王之毋卹也潛王大怒曰寡人日恩齊民誠若
不及今先生議休之是不仁責寡人苟無說且將以鬼事先
生淳于髡仰而笑揖而稱曰王不聞東郭氏之牧乎受命主
君未嘗飼焉日操箠以責其息牛羊盡於野犬餽空於牢而
牧蒙上賞後雖益之芻呼之秣皮骨之肆於鞞鞞鋸錯中者
不能驅而齧矣齊民饑者幾時也竄溝壑挂戶巷十九而殪
王吏猶羣掩之責其穰賦當此之時民恨王之吏切髓薄骨
然亡者亡死者死未敢起殺吏以逆王意則亦王順孫孝子
也且王非不聞重喜吏掩而利其穰賦也人有恡貲者子方
疾諱而任之客曰公奚不療之對曰療將失貲子死之不療
也貲則益矣然而後亦孤矣故愛子而忍貲貲可復愛貲而
忍子禍其族死而賑之子安飽之臣見王之飽死子也非徒
哺不入又有以收其餒此臣之所謂賑鬼者也

謂不人及有...
 然于...
 與...
 且...
 然...
 王...
 不...

三晉論

夏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氏編
 通鑑託始於此若曰此周之所以亡也大夫蔑其君分其地
 天子不能討又使得列於諸侯夏子曰此秦并天下之始也
 如周之亡始於此則前乎此者有矣曲沃武公弑晉侯緡釐
 王不既命之為諸侯哉秦自穆公益國十二闢地千里稱霸
 西戎天子致賀已日駸駸強大而自穆公以迫於獻孝二百
 餘年終不能越河山尺寸以得志於東諸侯者以晉為之捍
 也蓋當時山東之諸侯地大力侔能與秦為難者惟齊楚與
 晉齊東邊海去秦絕遠楚西北與秦界僅武關一路其循河
 抵殺南北千數百里舟車接而刁斗聞者惟晉計秦之出兵
 而東也莫便於函谷河東次之若出武關以走浙川均鄧則

皆崇山幽谷秦欲多出師則道險糧絕少出師則不足以制
 楚秦必不為也方三晉未分之時河山以東皆晉地秦既不
 能越晉以攻東諸侯使其有事於晉則舉晉之全力固足以
 敵秦而晉主盟中夏者幾二百年諸侯多與晉而不直秦此
 秦之所以歷六世而終不敢出兵以害山東也自晉分為三
 而秦以全力攻其一則不支矣且三晉之中韓為弱而當全
 秦之衝莫如三川以至弱之韓而當秦之最衝其勢必倣韓
 倣而折於秦而秦於山東諸侯直相搏於四達九衢之區而
 無有制之者矣或曰晉分而弱固已然三晉亦嘗合縱以攻
 秦而終為秦所破滅何也曰天下之勢自合而之分也易自
 分而之合也難當三晉之初殺智伯而分晉也其歡不啻若
 兄弟然坐席未煖遽相攻擊以至於並滅而不悟故其合縱

者形也非心也夫以形合之三晉而攻上首功與勇於公闢
 之強秦豈有濟乎且秦攻魏而韓有三川之虞秦攻韓而魏
 有安邑之慮必皆不敢全師以赴難所恃一趙又恐燕齊之
 倚其虛以視全晉之曰九合三駕諸侯畢從之曰其勢為何
 如哉夫岐豐棄周失天下之始三晉分秦并天下之始後雖
 有論者弗能易已

宋論二首

夏駟

宋有天下北不得幽薊朔方南不得六詔幽薊當不能取之
 時而必取故敗南詔朔方乘可以取之機而不取故弱夏子
 曰宋之弱自不取朔方始也南詔金鐵犀象之所出武侯資
 之而軍國用饒乘平蜀之威段氏之微可以得志太祖有鑒
 於唐畫大渡河而棄之雖失事機於國勢未為削也當太平

興國之初遼勢方張太宗之才不踰中主曹潘諸將皆非耶律休哥之敵此蓄威觀釁之日也不度彼已再舉再屈遂締昆弟與國終始宜也至若四州本中原故地繼遷竊之以爲國用兵屢年舉朝旰食因其新死稚子方幼以曹瑋之畧尺筆定之而有餘顧遲回不決其後遂不可復蓋宋之取遼藉屢勝之後故其發也失之於太輕而其取夏值屢挫之餘故其發也又失之太重深可惜也夫朔方三面環河以爲固土田豐美壯士勁馬甲天下東控雲中上谷西引番羌憑三受降城而漠北不敢南牧眞字內用武地與幽薊形勢相頡頏者也幽薊卽不可得向使得朔方而守之宿以重兵則澶淵之役彼必不敢傾國而深入慶歷元豐之間彼亦不敢虛聲恫喝以要我增幣而割地卽異日金人敗盟亦決不敢出太

原而直下何也彼卽欲引而南恐我靈武全師出雲中上谷以擣其後也靈武旣以與夏則燕代孤軍僅能自守而不足以出奇制敵矣然則彼獨不思夏人之擣其後何也夏小國也旣叛宋而與宋爲敵卽欲乘彼之虛而東又慮宋之乘其虛而北彼固策其無如我何也故曰宋之弱自不取朔方始也

宿兵之衆養兵之厚未有如宋者也而宋日趨於弱何也不都關中洛陽而都汴旣無河山之險以自固勢不得不恃兵所恃在兵則宿之不得不衆而養之不得不厚養兵旣衆且厚則取之於民也重而又遼有歲幣夏有歲給故雖四方無事太平全盛之日而國勢遑遑常有不終歲之勢議者於是深思太祖之遠畧而咎太宗之失也雖然朔方不取則關中

亦不可得而都昔者秦漢唐皆都關中矣始皇已取河南地復築長城文景之世烽火嘗達於甘泉自武帝窮兵至於漠南無王庭而昭宣以後始絕警焉武德貞觀之際突厥且及於便橋自李靖出定襄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而後北陲安枕蓋關中扼天下之吭而朔方又拊關中之背朔方不得則延綏環慶千餘里皆戎馬之疆故欲都關中者未有不取朔方者也太祖若都關中其勢亦必取朔方惜乎太祖有取天下之畧而無其年宋之弱弱於太宗也

論老子

余廷燦

老氏支流爲楊朱爲莊周其波漫爲申韓爲晉人虛談釋氏寂滅而老氏所自出則儒者或不傳嘗疑孔子入周讀金人之銘五十二言二百十有八字其文辭刻削氣象危厲與五千言如出一手其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又與老氏學術宗旨靡不符契至執雌持下一言雌字見於六經未有如此假借文義者惟老子與金人之銘則然耳豈老子爲柱下史當時朝廷金石文字卽皆出自史官潤色與然金人列后稷廟而孔子讀其銘辭爲弟子諷誦由繹如見古鼎大訓其非老子著述亦明矣吾意前乎西周卽有持知雄守雌之學伏奧潛深歛退齋約忍人所不能忍者文武周公同天下之道術以爲崇其虛無淡

泊者必廢於事效其孤僻簡棄者必忍於物而得其堅定沈
默顯壹蓄縮者則尙可用以慎言言易至於有餘矯之不嫌
過當是以節取其說著爲金人之銘亦如醫之用葷使其毒
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耳老子盡窺周室藏書見易象詩
書禮樂之說渾涵灑窅無可復加而又不甘守默無以自見
於是推演知雄守雌之說窮無窮極無極旣託元遠以自高
妙且謂其道反悶還淳可使桎梏仁義之天下進爲黃農渾
噩之天下而不知文武周公特以其不侈不溢有合於慎言
之一節存而不廢猶孔子有時必用墨子耳以僅僅合於慎
言之一節存而不廢者而老子乃一切貴已賤物思推而大
之以治天下宜其毒之殺人及於天下後世而未有止也莊
子之先有原壤得見正於孔子老子之先淮南子謂本商容
劉向謂本常樞然止舉舌齒相曉譬而其言不傳其源流終
不可辨不知老子之學早得見正於文武周公於今尙可考
見者獨賴有金人銘一篇存耳而讀老子者或未察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朱元英

人君不畏天則戒心不生而不可遏其邪以從道故春秋日
食星變必書所以助人臣之諫也古之諫者或舉民崑或本
天意以進戒於君禍福將至則弭於先事其事既啟則救於
垂敗惟稱天以言則臣不得為謗君而剴切聳動足以回人
主之聽人臣無恃恃天為君畏故有以作其敢言之氣而納
君於善也至於日食星變付之有司之掌而以爲有常數可
推測則人君弗畏之矣天且不畏而況下民乎漢儒災異之
說因於春秋非漢之人自創之說也詩書以來有之矣莫不
稱天以考徵其政也惟變災異爲讖緯則漢儒之失耳易曰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
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是則日亦有傷之者焉或外傷之與

或內自傷與皆不可知古人以其不可知也而以戒於人君
其事在內則以內辭明之其事在外則以外辭明之雖有闇
蔽之主必且深思以尋求其致此之故夫然後人臣之畧得
以陳於朝廷而資其用焉何則以其不可知故足以爲警也
後世筭天之術益工司天之官益設其年月日時深淺皆可
以預定而先告之於朝於是人主乃知日食之有常數而出
於度道疾遲相掩相侵之故則日食非災矣日食非災則其
象不爲人君見矣其視天與人主遼然絕不相關而又烏足
畏乎故人主莫不自聖其所爲而人臣不得稱天以爲之諫
雖宮中有失不得而幹旋也雖國內有賊不得而鋤決也自
古之世皆以爲日與君一體其災異仍見與政相應今判而
爲二遼不相關矣矧月食星隕地震山崩火災水溢螟螽蠱

厲之屬其奚足以嘒嘒相溷乎嗚呼甚矣哉小術之害政也
司天之官不設可也桓之十七年冬十月朔日食春秋不書
日左氏以爲官失之者左傳徒見古者天子有日官以掌日
之記注而不知聖人之意不在於必日也必有其日則食之
期可知必有其日以求其數則食之之事可知是欲知其不
可知而廢警戒人君之義也天不足以治人主矣人臣之欲
諫者毋乃孤而無以爲之辭乎書曰可也不書曰亦可也遺
其小乃存其大甯其失官乎或曰虞有羲和周禮有馮相氏
皆司天也虞周不廢而後世可以廢是官乎曰古者官志其
事而不言其數其常數不以詔王故人君畏天而勤民以躋
於聖後之司天者大白其數之常以先告其期於朝則是廢
古人君臣警戒之義也不若無其官爲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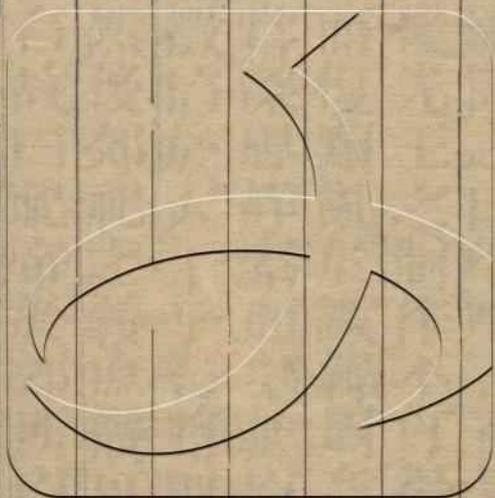
此堯舜以來所未發者而箕子言之其爲聖人無疑也乃其不列於聖人者何故當箕子之時文王爲聖人武王爲聖人周公爲聖人又皆會合於興王之一家而箕子以囚奴之餘列於亡國大夫之伍及後封於朝鮮又以裔夷之遠目之故後世論聖人者均未之及卽韓子序道統則云文武周公若以武王之道受之家庭者抑知武王之心法固受之文王而洪範九疇箕子實遙傳之禹而親授之武王者哉且夫商周之交文王演易箕子演疇演易窮卦爻以盡天地萬物之理演疇敘彝倫以盡天地感通之理其理同其功同也演易者爲聖人演疇者獨非聖人乎哉孟子於伯夷爲聖之清柳下惠爲聖之和彼二人者各造一偏者也而詣乎一偏之極孟子猶以聖與之箕子之行未見其偏矣而不敢稱之爲聖何其無特識也然則孔子何以稱仁而不稱聖曰此與微子比干同論故特表其心之至誠惻怛而言非謂仁而未幾乎聖也孟子未稱聖亦偶未及之云爾或曰罔爲臣僕箕子嘗爲微子言之而何以爲武王陳疇曰陳疇非仕也武王爲道而問箕子安得不爲道而陳若舍武王而不傳天下後世遂有絕而不傳之慮者故不臣周存萬世君臣之大義所以爲仁人陳九疇明萬世天人之大法所以爲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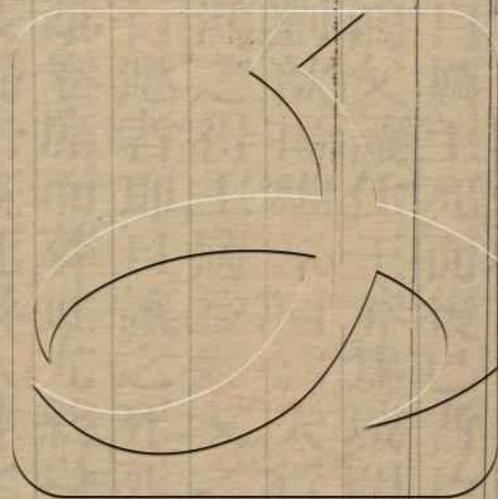
梁鴻論

沈德潛

范蔚宗作後漢書以梁鴻入逸民傳次周黨嚴光之下以鴻娶布衣操作之妻爲四皓諸人作頌歌五噫出關居皋伯通廡下賃舂臨死謂主人薄葬於吳不歸鄉里合生平觀之固逸民類也然吾窺其隱微蓋有大不得已於中者而不止於

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之風何言之鴻之時肅宗之時也賢主
作於上良臣輔於下鴻博覽旁通不爲章句學正宜出而有
爲而必刻苦自厲至死而後已者乃仁人孝子之用心恐於
彰父之失也鴻父讓仕王莽爲城門校尉旣封修遠伯使奉
少昊後讓與劉歆揚雄輩同爲失行人矣使鴻仕宦於朝功
績顯著人頌鴻之得主適益暴父之失身鴻之心可一日苟
安而不出於行遯者耶且讓之死死於北地不死於扶風鴻
時尙童稚遭亂卷席而葬此尤終身之隱痛也故將死遺言
勿令吾子持喪歸去旣死吳人葬之要離冢旁蓋讓自扶風
播遷死於北地去家何啻千里客路席葬鴻亦自扶風播遷
死於吳地去家何啻千里亦不令歸葬此其痛心疾首之隱
衷諒其妻德曜知之恐其子未必知而皋伯通與葬鴻諸人
益無有能知者宜范氏作史列之逸民傳中而未審其爲仁
人孝子也夫逸民之品誠高而仁人孝子尤重於人倫故特
爲表微之論





人等亦出大幾矣之品類高而口人等平武重其人等好於
益無所出以香宜其為利更與之類其類中而本有見於

答郊問上

程廷祚

或曰禮莫重於郊祀郊之分南北也祀天以冬至而夏至祀
地也或竝設天地之席而祭於一壇也是皆謂之禮乎否耶
於古何若竊願聞之曰唯唯否否是非可以一言盡也夫自
戰國秦火以後先王之制作不可得聞矣其幸存於三禮者
既為說不一而復黷亂於讖緯周章軻轆於訓詁之書廟堂
之議禮者未嘗深思詳察而擔撫以為據依亦何怪其夢如
亂絲而無以徵信於天下乎吾將取夫經傳之遺文墜語而
一斷之於理然後郊祀之義庶幾可得而言也夫以郊社竝
稱禮家之恒言故曰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
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後儒以社為祀地者未為不然而社非地之正

國朝文錄 卷八
祭也何以明之他經固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矣謂諸侯之外祭自社始則可而可曰自地始乎或曰然則王者有祭地之禮乎不於北郊而於誰哉曰北郊之說始於孝經鉤命決經則無之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於郊故謂之郊是郊惟一祭一名矣豈可謂兆於南而遂謂北亦有兆耶且春秋屢書魯郊而不書其祀地是魯敢於僭南郊而不敢僭北郊也緯書之妄審矣然則王者果無祀地之文乎曰不然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謂地之無祀則吾豈敢以理揆之古者天地其合祭乎吾所謂合祭者非一壇之上天地同席祖妣竝配如漢代所制也夫陰陽之氣合而後萬物興焉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此道之極至非聖人不能見也而莫著於郊之祭又嘗考古之宗廟先王先公

有主而先妣無主其祭之時先王先公有尸而先妣無尸皆所以重陰陽之合也宗廟郊祀其無二義者與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氎案設皇邸其君皆止於天而不及地何也以郊之祭一主一尸地統於天而無可言也孔子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主亦此義也然又有祭法之說在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此近於言天地之分祭而實非也泰圻坎之在壇下者也壇之上既以牲玉升其煙而因瘞埋於坎中蓋郊之祭既深明天地之合而復微示其尊卑於禮成之後此聖人立制之精也而非祭法與郊特牲同文亦無由而知何也郊特牲之用騂犢專言郊也祭法上言燔柴瘞埋而下文亦惟曰用騂犢則其非言分祭天地而

與吾論相發亦甚明矣後之解者乃猶泥於陽祀陰祀之辯疑其有誤豈足以議禮哉或曰祭法之說則吾既聞命矣周官大司樂之明文其可廢乎曰天郊為祭其地則兆於陽位是也其時則所謂迎長日之至也其事則祀天而地在其中故曰一祭一名今大司樂有圓丘復有方澤則非一地矣以冬至復以夏至則非一時矣時地俱異則其事非一矣與鈞命決之言若合符節而反刺謬於周禮之本經何則王服大裘以祀天冬日至之事也夏日至之方澤而服大裘可乎大宗伯所掌諸外祀其壇兆不同其祭之日不同其牲幣鼎俎尊彝無一同者而曰圓丘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方澤之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周禮無其說也自漢以下萃六合之神祇於郊壇甚於一闕之市者謂非此書之作備乎孟子曰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郊之見於經者為說不一如此而非以理裁之則何以建中立極而定制作之原也或曰郊社非並重則古人不以並稱而今曰社非地之正祭何耶曰地之道大而功博自天而下可以配天者惟地而已是其道之大也郊之祭主於報天地在其側而不能無屈聖人以地為天屈則無以章地之功效為社以報地於無窮而制禮之意始盡有天

下者然後郊而社之祭則下逮於臣民又推立社之義至於四望山川八蜡百物無往而非神地之道也此之謂尊天而親地也嗚呼聖人之於地可謂盡心矣則郊社之並稱又奚疑焉

答郊問下

程廷祚

或曰周禮言祀天而不及地者固有之矣然大宗伯以蒼璧

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亦未嘗不對舉天地此兩郊之證也而何疑於大司樂乎曰先王之立郊社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地有配天之道而不以耐祭於郊非所以親地也不以耐祭於郊而獨爲一郊之祀地非所以尊天也有一於此聖人不爲宗廟之祭見祖而不見妣而周人之詩曰烝畀祖妣郊之祭見天而不見地而王制曰天子祭天地儒者其未之思也郊之有二吾烏知其爲禮也然則大宗伯之黃琮典瑞之兩圭有邸其用於社者與夫先王之於地其報本反始蓋不一而足也大宗伯血祭狸沈鬻辜之祭鄭康成以爲此皆地祇不言祭地而祭地可知孔頴達謂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蓋皆不知地之正祭已見於上文之禋祀而地之分祭實自

社始也大宗伯天神具三祀昊天上帝大祀也日月星辰次

祀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小祀也地祇亦具三祀社稷大祀

也五祀五嶽山林川澤次祀也四方百物小祀也按五祀五嶽皆以血

祭與社稷同列而實謂五岳惟血祭然肆師立大祀用玉帛與山川之類同用狸沈次祀是也

牲牲儒者謂次祀無禮神之玉而不知社稷本屬大祀宜其

不明於黃琮與兩圭有邸之用矣且典瑞上言祀地下言祀

山川以璋邸射而獨遺社稷何居豈可遷就周禮以成訓詁

之誤哉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夫社者天下

之大本也而可曰非大祀與吾於此尤見大司樂之不可信

也使誠有所謂方澤者大宗伯不與昊天相對而序地祇顧

自社始乎或曰萬氏充宗謂古有兩社而大社在北郊所謂

方邱太折皆在於此地祇之祭行焉而與郊對舉者也其說

論辨類八

何如曰天子諸侯各有二社其制惟見祭法他經未之有也
 舊說以大社為在庫門之內右而王社或云在籍田今萬氏
 易其說以王社為在庫門內右而大社在北郊亦何據而云
 然乎吾思祭法非謂古實二社也其言王為羣姓立大社者
 蓋謂王者舉社之制乃欲報本反始之義達於上下猶內則
 言子事父母而稱后王降德於眾兆民云爾按郊特牲亦云天子大社而即
指右社與祭法若有王社或如先儒之說而要之其在庫門
異萬氏誤引內右者必大社也所謂起大事動大眾必有先事焉而後出
 者此也所謂王大封先告后土者此也所謂出師則載其主
 於齋居者亦此也何以知其在庫門右也禮曰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而左宗廟又曰祀社於國言國以明其不在郊也假
 令古有二社亦必以對峙宗廟者為大若謂古者信有北郊

之社以祭地則社必與稷連瘞埋之際將何以行禮哉異哉

萬氏之鑿空也左傳云間於兩社注謂周或曰祭義云郊之社亳社也誤萬氏亦誤引

祭主日而配月此何義也曰禮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

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何則禮有

擯詔樂有相步之謂也天尊而無上聖人慮其誠之不易達

以日為正陽之精而借日有以為明者月也故祭日及月以

介紹於天庶幾天之鑒其誠而享之也慎之至也祭日之禮

行於郊前何日不可考矣說者以燔柴祭日即為祭天豈介

紹往還而主賓不復覲面亦得謂之禮乎萬氏復援覲禮禮

月於北門外謂南郊主日北郊主月以實其北郊祀地之說

不知覲禮先言拜日於東門外明有君也繼言禮日於南門

外禮月於北門外明君臣之相答也彼自有其義豈所以證

郊祀哉夫以禮書之雜而多端萬氏乃創生異義於周官戴記之外以惑後學其害鉅矣不可以不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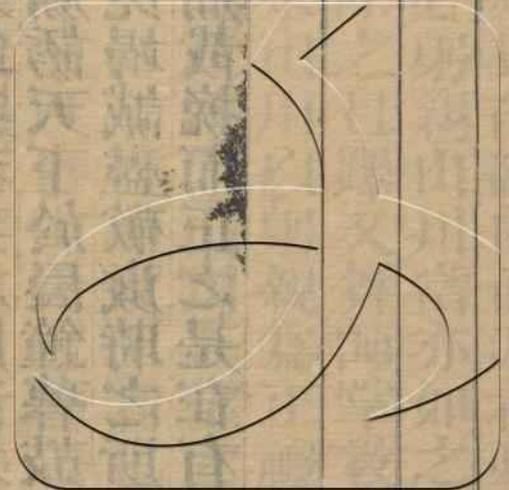
諸侯祭國內山川議

程廷祚

山川國之重祀古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境內山川自秦罷封建天下山川之祀領於祠官其在郡縣遠方民自奉祠漢以後或望祭於天子之都或遣官往祭史文不具難以詳考明史云由魏及隋岳鎮海瀆祭其地立祠有司致祭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以上俱明按唐志稱岳鎮海瀆歲一祭於其所以五郊迎氣曰此蓋所謂本界刺史縣令之祠也宋元大抵皆襲唐故夫山川之在祀典何也所以崇德報功而重民事也禮曰山川邱陵民所取財用也傳曰水旱癘疫之

災則於是禳之又曰國主山川是故任宿須句顯與司有濟與東蒙之祀沈姒蓐黃主汾川鄭主芑驪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今之郡邑猶古之封建也今之守令猶古之諸侯也曲禮曰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月令孟春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於是月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焉然則古之諸侯一歲有事於山川者不知凡幾且令不能備書而歲終之祀則上下咸獻其力而不敢怠豈非事出於愛民則雖用其財而民不怨哉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其時王者立法之嚴如此而孰有不喻其意者明因唐宋之制凡岳鎮海瀆及他山川所在令有司歲以清明霜降日祭之古禮猶有存焉然不知何時乃與風雲雷雨為一壇同於

天子之望祭則未敢以為然也先王之制岳鎮海瀆不在畿
 內者始為望祭其在畿內而近者必行親祭之禮於禮諸侯
 祭社稷五祀必躬親山川當亦如之周官山虞之職祭山川
 則為主而修除之且蹕又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
 祀則古人之祭山川以躬親為正禮可知矣服虔注春秋之
 三望謂分野星及國內山川三望之山川以望言者蓋謂去
 國都遼遠非一日二日而可至者也且風雲雷雨之神本無
 定在為一定之壇可也山川之神各有定所則不可為一定
 之壇故古者雖望祭而兆山川者必因其方見周禮小宗伯然則違
 其方則違其性違其性則非神之所歆所福明矣何怪雨暘
 之不時百物之不昌而民生日瘁乎周官州長歲時祭社黨
 正春秋祭禘族師春秋祭酺微者猶必勤於祀事今之守令
 非黨正族師之比矣竊謂宜遵古禮祭境內所主之山川四
 時祈賽春釋寒而冬請冰晉書誠至而神通理有然者自封
 建既廢天下之山川失其常祀而晉宋以下梵宇琳宮星羅
 巖谷開闢以來鍾靈萃英之所悉為緇衣道流所據以謬悠
 荒唐之詞說煽誘天下於晨鐘暮鼓之間而不知此皆三代
 之時圭璋袞冕竭誠盡敬歲時之所升降趨踰以為斯民祈
 福者也豈不痛哉挽而正之是在有心世道之君子



... 誠有之曰檀弓事師心喪
... 禮經也余應之曰誠有之有之何昉蓋自晉之議禮
... 者始矣泰始二年詔以周歲詣陵宜加衰經太宰安平王孚
... 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曰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
... 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蓋自漢文短喪天子既葬釋服外此
... 皆稱心喪也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尚書祠部奏從博士
... 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
... 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高
... 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賀循喪服

心喪釋

杭世駿

或有問於余曰子適繼於其所生之父若母死世俗恒稱心
喪亦稱心制固有出與余應之曰誠有之曰檀弓事師心喪
郭有道碑朋友服心喪期年者二十四人施於所生何居乎
未聞於禮經也余應之曰誠有之有之何昉蓋自晉之議禮
者始矣泰始二年詔以周歲詣陵宜加衰經太宰安平王孚
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曰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
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蓋自漢文短喪天子既葬釋服外此
皆稱心喪也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尚書祠部奏從博士
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
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高
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賀循喪服

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宋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十九年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卽吉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三年義陽王師王偃喪逝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大明二年有司奏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期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卽吉此則皇后太子以及公主固終喪而猶以心喪稱矣其稱心喪何厭於至尊不得衰經也元嘉二十三年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土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履期禮畢心喪三年旋有異議臺奏免所居官嗣後齊衰之禮以餘尊廢矣陳天嘉元年沈洙議引宋元嘉大明齊建元之禮以再周二十五月爲斷凡宋齊陳

三代之議皆謂厭於尊而不得申三年之喪則定爲心制心制者何美名也古帝王之行三年之喪者有三曰晉武帝曰魏孝文帝曰周武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太樂曰心喪在躬未忍聞此旣公除又稱心制旣終二殷方始劉智釋議云心喪者中心喪也夫惟孝文則固可與於中心喪者矣張太素志天象曰帝哭三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納管履徒行至陵哀毀骨立愚以爲心喪之制之善則未或有過之者也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景德元年皇太后李氏崩太常禮院準故事皆言皇后諸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禫除畢服心喪終制此則心喪之制較之宋齊陳而又不逮然王室之禮誠不得與士庶同陳沈洙議云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期期而除服無

復哀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隋開皇禮云齊衰心喪
 以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唐開元禮云義服
 為繼父不同居者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為母及為祖後祖
 在為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心喪之施於士庶者蓋自此
 三言始夫心喪者中心喪也今世舉皆稱心喪循其名以責
 其實斯亦敦本厚俗之要道也與然則心制者可稱心禫乎
 曰不可梁何佟之議宋律疏皆用二十五日齊王儉撰喪服
 古今集記獨以二十七日為終王逵之難之梁書王逵之傳
 條議雖不可得見然迄後竟無異議者傳曰喪禮有禫以祥
 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綾縞也又曰禫者淡也
 既在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然則心制者可入仕乎曰不
 可開寶正禮及天聖六年敕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

為後為其母亦解官中心喪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
 卒親母嫁齊衰杖期為父後者亦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
 素服居聖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宋格令居心喪者釋服從
 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世之稱心制者
 吾惑焉宗法之不立亦既久矣方父母之生存非必有告廟
 受阼之典及其既寢疾則託之於出繼以為一己之冒哀求
 仕者計人之稱斯喪也其謂之何謂之曰心喪也者乃其心
 無喪也心喪之亡蓋自士大夫始也吾重悲之

師制服議

杭世駿

自檀弓心喪之制定於是門人之於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
 猶羣居則經漢夏侯勝死竇太后為制服以答師傅之恩而
 東漢風俗遂為制杖同之於父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廷篤

孔昱李膺

規

宣度

俗見通

劉焉王朗

見志

其較著者也而應

劭嘗譏之至晉定新禮從摯虞之議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

不可皆為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於是無服之制相沿至

今未之有易杭子曰甚乎虞之教人以薄也師者匠成我以

進德修業者也於其死而等諸塗之人在人情為寡恩在禮

制為闕典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以之幾聖學較儒術固不可

同日語然向者既有北面之義民生於三而事如一教不同

而倫則同為制服以厚俗也若謂其淺教暫學而豫申廢興

悔吝之說澆季末俗將遂有逆師畔教藉口實於摯虞之議

而傳道受業解惑之儒竟至甘受菲薄而莫能以師道自立

者故吾之議謂師死不可以不制服其制奈何弔服加麻三

月除之此魏王肅鄭稱之禮也弔服加麻既葬除之此宋庾

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

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總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

深衣而布緣何北山之喪王魯齋定議元冠端武加帛深衣

布帶加葛經履金仁山易之為元冠加帛經帶方履今可仿

其意而變通之元冠經帶可也三月不宴不聽樂三年心喪

朋友制服議

杭世駿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此無服之服也鄭康成云為師心

喪三年於朋友期是朋友有心喪而服制無明文喪服傳曰

朋友麻康成曰服弔服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總麻也疑衰也

漢郭有道碑朋友如韓子助宋子浚服心喪期年者二十四

人是也後漢張劭死范式為服朋友之服晉京兆韋泓受應

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唐裴佶與鄭餘

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權皋卒，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縉紳美之。而史亦不言其服制。何若唯戴德撰喪服變除有云：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徐邈答禮問亦稱同爨，總朋友麻。吾以為特不可以施之。今日昵交密友，有登堂拜親之敬，制服興復古道，似為無害。然其末流寢失，不肖者將假之以貢媚權門，而賢者或因之以結怨流俗。則其道不可以久。或朋友死於外，無親者為之主，儀禮喪服記曰：朋友皆在，它邦祖免歸，則已。此猶可行。

為殤立後議

杭世駿

或有問於余曰：三殤之服之從期而降也，為其未躋於成人也。未冠未字未昏死而為之立後，可乎？曰：可。記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何謂臣不殤？君魯閔公八歲而被弑於時，即位二

年儼然朝羣臣蒞百姓矣。左氏譏躋僖公為逆祀，是則終僖公之世，閔公之主祔廟也。久矣。何謂子不殤？父經無明文事，無顯據。南北諸儒無異同之論。余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後三殤，所以濟禮之窮而重絕人世也。吾友趙稷有二嗣，子曰光，曾曰炳。其兄肩吾死無後，以炳為兄嗣。斬焉衰經告於廟，赴於族，其已事也。乾隆歲在己卯，光曾十五而殤，將取炳以歸，則負亡兄之約而傷寡嫂之心。如不以炳為嗣，則稷之血循絕。余執子不殤父之說，以進曰：炳長矣，需之五六，年或需之七八年，冠而昏昏而生子。句男也。即以後光曾是肩吾無子而有子，稷無子而有孫，於情順於禮，合於嗣續之計，得善之善者也。或曰：禮殤不立主，祔於王父，呼其名而祭之。今既以炳之子後，以稷主祭，呼其名可也。以炳之子之為

後者主祭呼其名則不可曰雜記曰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
名句神也鄭氏曰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夫使光
曾不殤則必待冠而字今既殤矣禮有造字之例余爲之製
字曰承祖以待夫炳之子他日之祭而不跲於詞也禮也或
曰如子言光曾雖死猶勿殤也然則稷當何服曰上殤九月
中殤七月國制也禮聞子不殤父未聞父不殤子光曾十五
而殤稷爲之服七月之服不得以私情干也亦禮也吾聞光
曾有至性寒不敢先衣飢不敢先食事父唯謹讀書攻苦將
自振以大其家聲而天不永其年則稷之不幸也雖然才不
才亦各言其子也殤不殤有定數焉余爲創立後之議以止
稷祝予之痛世有君子其不以余爲無稽也夫

原法

朱仕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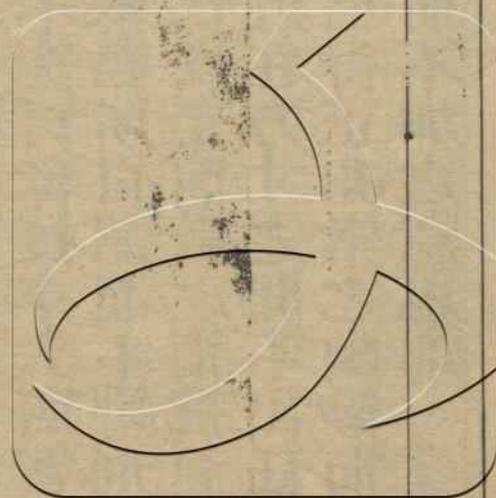
意者上與下同適於治之路也法者所以象上之意導天下
使不迷於路路之秦而譎以越行者始信而終疑故明法者
不可不先之以意意立矣則法其所立之景也長短曲直天
下得進而求之以推其不二故令下而風行教成而弗叛意
者何主也曰仁義忠信是也四者之爲天下迂久矣然四者
道行則匹夫負重旅山海而無憂一日失之則兵起於室故
雖前世暴君汗辟怒雖妄行而其張下郡縣詔令未嘗不日
以四者責望天下誠見夫四者之足以藏身也使天下誠如
暴君詔令以敦四者則分明而恩固雖剝膚椎髓亦立窮困
猶徘徊濡忍上下相維以持暴君則暴君之意豈不得耶故
迂四者是未睹四者之利也暴君利四者日詔於天下天下

瞠而莫應以法壞而意不至也修法奈何曰刑名之家曰嚴家無格虜故明威以行法細賞深罰以致威威氣中人則賊心生其法之行如裹針於絮而寢處其上安其柔而不知偪於刺也息偃展轉未幾而身且血斃矣商君以此亡秦酷吏以此衰漢法行之時夜戶不闔道無拾遺境內肅清豪猾屏息聲震殊俗遠塞益北上之人御此威而過自喜也心泰意侈巡山告功刻石頌德謂天下不足為而子孫長治然忠愛根芟禍賊胎結皮傳骨離形強脈死九族崩心安問閭巷一旦乘機迸裂遠近冰釋名號四起城池自下國亡之日求人死宗廟社稷不可得秦之三世是也威極而犯法極而靡苟取一切不可暨於精微垂諸後世是以明君不用也故善制法者以意不善制法者以威世之說者皆曰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故為天下宜明法而隱其意若是則以詐令也意倍仁義忠信四者而舉四者之法挾非質張浮具以愚天下天下即褻其法而衷其意還以愚上上下下相譎幽險荒蕪則人心敗而世道憂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此之謂也父不能恃子夫不能恃婦恤不能恃姻任不能恃友伏刃酒食匿讎交際禮容正色以相篡取聖口獸心則四者反為天下市故文忠市偽文愛市忍陰陽反覆泯泯勢勢吾不意周公仲尼之訓直為盜跖佐姦也舉天下如此則君人者何以安其位耶一的立而萬矢至斯上人隱意之禍也故諸葛忠武治蜀賞罰亟明與商君治秦無以異也一則車裂而民不憐一則身沒怨家出涕舉國喪之若考妣不忍除服白帽成俗宣與幽之效也秦民不敢議令而忠武之震庸主不疑則其心

迹之宣與幽固可見矣夫宣者求人知知之則不逆其意幽者畏人知知之則毒其欺已而法訖不行此商君之所處所以為可危也夫商君營戎狄為魯衛法未嘗不舉四者也而其反若此故荀卿曰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有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有上幽而下險上明而下化誠審於理亂之原也故君人者必將以四者著之意矣則哀矜懲創之思闐然人皆見之吹噓百度朝野震動如春將雷百蟄物皆鼓翼頓足啟穴吐土以俟出則雖未下一令未畫一謀而民固已早正以待之矣由是圖議大中以規無弊綱舉目張以持四者原而流之本而生之不於其意少加損焉則其政事之下浩浩乎若江河累累乎若轉丸於壁知必無有滯之者也賞一而勸百刑少而威衆讀詔書則泣樂政成則歌求其自而無可

疑故視聽得一而心志得齊也是以朝廷清明官吏信度土下膠固風俗淳美易世之後其教可復夫意與四者皆不傲之器也兩不傲相合明示天下以繫之其明不可滅其繫不可解此法之所恃以長固也故偷主恃法聖君明意意立而法舉則王路不塞百世長享矣四者之利大見於天下而迂之者杜口矣暴君所日詔而不應刑名之家所一切求而不能無患而此已安坐而致之指擗而天下從其袂叱咤而鬼神應其氣夫近在方寸之間不出社席之際而兆民之志已通萬世之理已得正非索之幽渺而荒遠不可稽者也則君人者夫何惜而不加之意也耶



原士

袁枚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

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今則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妒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柰何曰與其倖進毋甯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歎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也予閱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唐徐有功論

袁枚

當武后時酷吏儼興獨有功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屢濱於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

定之原非徒爲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爲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下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習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眞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尙通則徐公以介稱

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尙覈有功當武后時治尙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郾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於梁武之朝以麴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君子自道其常而世人自異其耳目也小人可使爲善而君子必不可使爲惡也可勝歎哉吾又嘗疑惻隱之心人人有之武后殘酷人人知之然而如有功者絕少則非寬厚長者之難而守死善道之難也使有功稍有畏蕙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霽威屈己屢躡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

不喜后雖驚毒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
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
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
天在故也嗚呼

持滿論

錢維城

天下之事百變不能言也言其已然者而已天下之患百變
不能知也知其必然者而已春霖雨秋晴暑極則風鬱熱乃
雨氣寒則冰天地之氣且然況人事乎人生四十所見者三
世六十以上行業已著善惡已分吾以知其子孫十六以下
學業未成血氣未定吾以信其祖父人好內則以療死好酒
則以疽死好強則以鬪死暴疾死此不獨智者知之也然而
有不盡然者此不可知也夫不可知而不知必可知而後知
則無爲貴知矣今夫天人相應之數不必其適相值也要在
適相當耳賈人挾貲以求利百物惟所置酌其盈虛權其輕
重錙銖無爽若是者謂之相值及其售也物急則速物緩則
滯本大者利厚本小者利微若是者謂之相當人不能以相

值者責報於天。天自以其相當者陰賦於人，惟其相當故不必其相值也。事變之來，每在所備之外，非必智慮有所不及也。事未至而慮及之，則天且奔命於人，而無權故天之乘人也。每於意之所疏而事之所反，憂在內者患在外，憂在外者患在內。以嚴著者以寬敗，以緩著者以暴亡，往往然矣。聖人不務爲弭患之術，而惟求無致患之隙，務使天與吾相安而不相乘。所謂無致患之隙者，何也？弊必起於所偏而萌於極盛。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滿招損謙受益，天之道也。處盛而矜則患必中，之聖人持之以危，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注水滿杯而復斟之，則未知其流之於此乎於彼乎，而溢則必矣。夫盛滿之爲患而驕矜之取敗，夫人而知之，而賢智不免者，暇豫則智計不生，而危苦之言不能入也。故言其已然則言可盡也，知其必然則知不必盡也。

論神

錢維城

神者天之鬼也，鬼者人之神也。故神在天，人之閒天不死，何以云鬼？天之運於陽者，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皆天也。天之運於陰者，日月星辰之所以行，風雨露雷之所以燦忽而濡潤也，皆神也。神依天而行，古聖王爲之壇壝以安之，祭之從於郊，朝日於卯，夕日於酉，從天之道也。神依人而立，於是有所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以配五方五帝之祀，又有先嗇先蠶，實沈臺駘，社稷百神，及能爲民禦災捍患者，皆祀之，其牲體而不割，熟而不薦，天人之閒也。故神得其職，則寒暑以時，旱潦有節，草木鬯茂，疫癘疾虐不作，民無天札，神與人近，則有非所見而見，非所聞而聞，非所言而言，民乃妖禍，神與人遠。

則祭祀不享禱福不應著龜不告民無所控書曰人神以和
和者非遠非近各得其所而相爲功也後世之事神皆以鬼
道事之者也爲之宮室以奉之衣冠以飾之歌舞啼笑送迎
以樂之人與神褻神乃不格而鬼物憑陵乎其間於是或降
於人或附於物顛倒興滅民以惶惕今夫氣不能有正而無
邪故有正神亦有邪神譬之於人聰明正直而壹者君子也
非然者小人也以邪佞諂媚之道事君子君子必怒而去之
而小人至矣故曰上古天與人近後世天與人遠非天之有
遠近也上古崇神後世崇鬼而神之職有得失故知神
之說者可以事天可以治人

國朝文錄卷之八終

